

中

和

第五卷
第九期

新民印書館發行



軍管理開灤炭礦

烟煤、焦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局 址

天津興亞第二區咪士道六十四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三二六六六號

總 局

天津售品處



中
和
月
刊

第五卷 第九期 目次

道光學術餘義.....楚 金(一)

諸島雜考.....松宮淡山著 朱心華譯(四)

公餘瑣記.....(一〇)

南苑建置考略.....王璞子(一九)

近代宗教書籍之流布.....漢 章(三)

南宮舊事.....魏斯逸(四)

賜硯齋日記.....(五)

下里詞.....趙 熙(九)

康熙科學.....(九)

補白 鴉片.....(九)

畧粟詩.....(五)

新國民書館之一大貢獻

· 兒童優良出版物 · 學童課外必讀之書 ·

少年文庫 源源出版!!

每册定價八角

- ○ 本館出版少年文庫多種，特聘請國內名家執筆，為針對兒童心理而寫成者，內容優良，印刷之精美定價之低廉尤其餘
- ○ 事也，今源之出版問世，做父母者，速為可愛的子女至就近
- ○ 書店採購是幸。

創作童話篇

熊與鵝 杜經 新奇的禮物 駝 駝 青姑娘的夢 餅 睡的故事

中國故事篇

白鳥 風神與花精 驢子和石頭 聰明的南陔上 聰明的南陔下 女兵士木蘭 英雄和末路 少女和猿猴 獵狐的故事 蘭陵女兒

中國歷史故事篇

楚霸王 孔融 趙匡 韓良 張如 蘭相 虞舜 關羽 蘇秦 岳飛

日本歷史故事篇

日本武尊 佛光山 大江 牛若丸 萬壽 會我兄弟 一休禪師 畫人雪舟 豐臣秀吉 水戶黃門

道光學術餘義

楚

金

本刊二卷曾載道光學術一篇，意在闡發吾國近世學術變遷之原，而推本於時勢。蓋世變爲思想轉向之機括而亦人才所由成就也。道光一朝不祇有清興亡之關鍵，實秦以來陳陳相因之局一大結束。怒潮吞吐，至今未已，演變愈新，思想愈闢，而人才愈乏，斯不可諱者。殷憂未已，嚙往知來，能不深思其故耶。復撮其餘義爲是篇。

道光諸賢隨會左諸公達而在上者，莫不以功名自耀矣。其處乎顯晦之間，憂深思遠，以先覺自任繼龔魏之風，主持諷議，重於士林，則吳馮桂芬林一其人也。林一爲道光庚子進士，年輩與曾文正差肩，嘗以議論佐平吳之業，晚年歷主書院，成材甚衆，其學兼主漢宋，凡天文輿地兵刑鹽河錢漕無不窮思極慮，推究本原，有撥亂澄清之志。所著校邠廬抗議四十篇，具見經世之懷，創設廣方言館一事，儲博通西學之才，尤爲近世言改革者所當宗主。

自阮文達提倡粵學以後，蔚然爲南州大師，力舉道光以來漢宋一貫之新幟者，則番禺陳澧蘭甫其人也。蘭甫道光壬辰舉人，爲學海堂學長，歷數十年，其學無所不通，而樂律音韻尤爲絕詣。其平享漢宋，則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及近儒尊漢儒不講義理皆失之，所撰漢儒通義及東塾讀書記皆其平生心得。

兼綜漢宋之學。定海黃氏位雖不昌，而亦東南文獻之宗也。式三薇香以周元同皆舉生以學問爲事，尤致力於禮經。然薇香嘗曰，士當思孔顏所樂，又當思孔顏所憂，爲兵制十策，獻於海上之事，謂不用其言，數年後必有大寇，元同主南著講舍更在多事之時，非忘懷於世者也。

外此則如，當塗夏燮心伯，道光乙酉舉人，而參會左軍事，以彙案自名其堂，則其蘄向可知。

山陽丁氏晏儉卿曾接阮文達之門，以道光辛巳舉人晚經緒寇之亂，光緒元年始卒。尤耆儒之晚存者。其學以高密爲歸，而推崇程龜亦不遺餘力，蓋乾嘉諸老篤漢攢宋之風是幾全變矣。其交版編及潘德輿包世臣周濟朱琦，尤視昔日經卿之聞奧爲恢宏也。

乾嘉老輩風範之存於道光中者，經胡承琪墨莊亦其一也。墨莊嘉慶乙丑進士，官至福建臺灣道，道光十二年卒。所著毛詩後箋儀禮古今文疏義其尤著也。同時分相驂斬者，同縣朱珩至存嘉慶壬戌進士，官至贊善，道光三十年卒。所選國朝治經文鈔及國朝古文彙鈔皆有用之書也。

道光中晚出之學者而享年最永者，當推長洲陳奐碩甫，碩甫受學於段懋堂，爲之校訂說文注，嘉慶戊寅應試在都，獲見高郵王氏父子及郝懿行胡培翬胡承琪金鶚諸君，殫精詩毛氏之學，同治二年年七十八始卒。隱然爲東南經師領袖。曾文正蓋嘗欲見之而未能，碩甫平生主饒府汪遠孫小米家爲多，小米振綺堂藏書最著多，蓄有用之書，亦開後來講求時務之風者。傳說文之學者又有元和朱駿聲豐苞，以說文通訓定聲一事成家，曾接錢竹汀之門而亦晚

遭兵亂，僑寓以歿。與頌甫大致相同。而豐芭有子孔彰，仲我博其家業，以至於清祚之終，尤難能焉。

儀徵劉文淇孟瞻以左傳為終身之業，而歷其子毓崧伯山孫壽曾恭甫未得成就，伯山恭甫皆曾文正客。

丹徒柳興恩賓叔專治穀梁，亦曾接阮文達，至光緒初年乃卒，與陳蘭甫相交。

史地之學李申耆唱其端，同里閉相喁于者首推董祐誠方立，方立嘉慶戊寅舉人，卒於道光三年，享年短促，乃天之所靳。不然亦定為道光中學術中堅矣。觀其所著算書諸序，其所得實自遠西，蓋自梅文穆以後講算學者無不研西人之法也。

金石譜錄之學自乾嘉間王蘭泉翁覃溪諸公導其先，同光以來宗緒益振。道光三十年中雖無赫赫之功，而賢者闢草萊啓山林之勤亦不可沒也。其中如掖縣翟云升文泉之著隸篇，竭畢生之力，一時賢士大夫咸樂為助。據其自序所載有蒙古奎榆村觀察錢塘吳仲雲觀察石埭

方有山司馬熙海昌許珊林刺史禮元和張六琴巡政禮漢陽葉潤臣禮道州何子貞紹何子毅紹海豐

吳子茲式日照許印林濬安邱王棻友筠諸城劉燕庭喜李月汀燾蓬萊葛瀛賓元棲霞牟農星房濰縣

譚怡堂均郭次虎飛劉徽五文陳敬堂橋陳壽卿介膠州張不羣雁孫貽亭榮孫雲舫榮傅鏡巽柯康

侯晉孫渥田既張小雲祖同邑呂筠莊慶而齊魯之士居其泰半焉，又足見當時之風氣也。



諸島雜考

松宮淡山著
朱心華譯

一、安達曼群島

孟加拉灣中有連且如念珠之安達曼及尼科巴二群島。近百年來，大洋中往來船舶，皆逕越之不一顧，故知此諸島嶼者甚夥。然昔日中國及阿剌伯之航海者，却多悉之甚詳。

宋趙汝适所撰之「諸蕃志」一書中，即有曼陀登國之記載，此曼陀登國，即今日所謂之安達曼也。於中國之典籍中涉及此群島者，惟此篇爲最早。內云：

「曼陀登國。自藍無里去細爾國。如風不順飄至一所。地名曼陀登。海中有一大嶼。內有兩山。一大一小。其小山全無人煙。其大山周圍七十里。山中之人身如黑漆。能生

食人。船人不敢躋岸。山內無寸鐵。皆棟樑殼磨鋸爲刃。上有聖跡渾金床。死人經久不朽。常有巨蛇衛護。蛇身毛長二尺。人不敢近。有井。每歲兩次水溢流入海。所過砂石經此水浸皆成金。閩山人常祭此井。如銅鉛鐵錫用火燒紅。取此水沃之。輒變成金。舊傳曾有商舶壞。船人扶竹木隨流飄至此山。知有聖水潛以竹筒盛滿。乘木筏隨浪飄漾。至南毗國。以水獻南毗國王。試之果驗。南毗國王遂與兵謀奪有其山。船未至間遭惡風。飄回。船人飄至山。盡爲山蠻所食。蓋此山有金昧異人。人密有神護不令近也」

文中之藍無里，即蘇門答臘島西端之 Lambri。細爾國即今日之錫蘭島；南毗國即印度之 Malabar 也。其「金昧異人」即「木乃伊」，飾之以金，而依于牀也。關係此

項者，于 Devic Nj Menvelles de l'Indd 一書中，有如下之記載：

「大安達曼之上有黃金之廟，中有墓藏焉。此墓乃島民崇敬之的，由各島來參拜者，絡繹不絕，稱之爲索羅門墓。依據傳說，索羅門祈于神，求置此墓于當時衆人皆可到達之所，得神許，而選定此島。」

潑聖水于紅熱之鋼鉛鐵錫之上而化之爲黃金之術，若爲歐洲中世紀之鍊金術師所聞，諒必爲之神往，而垂涎萬丈也。

于此次戰前，此諸島乃英領，設爲徒刑地。住民之中刑期雖終而仍留此者，其子孫約有四萬三千，此外，官吏，普通住民及土著民各少數。土著民之文化程度極低，終年裸居，嗜煙草，多居于群島之西部。全部不過四千餘人。全島爲鬱蒼之森林所掩蓋。島中日用必需品，莫不仰仗外界輸入，唯肉類魚類爲島中富有者。島中多野豬，乃由舊日外界移植之家豬轉變者，故尙未恢復其野性。島之輸出品以木材爲主，綺麗之貝殼，亦此島之名產。

群島之首府曰貝拉爾港，位於群島中最大之南安達曼島上，其港灣爲天然之良港，可肩比其他世界聞名之良港。

二、尼科巴諸島

于中國之古籍中，稱尼科巴諸島爲羣藍嶼。明費信之「星槎勝覽」中有羣藍嶼條，曰：

「其山大小有七門。中可過船。傳聞，釋迦佛經此山。浴于水。被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皮肉。由此男女削髮無衣。近有樹葉紐緒而遮前後。米穀亦無。唯在海網魚蝦。及蕉椰子之爲食啖也。然聞此語未可深信。然其往來未得泊其山下。宜德七年壬子十月二十三日，雨。風水不順。偶至此山。泊繫三日夜。山中之人駕獨木舟。來貨椰實。舟中男婦。果如前言。始知不謬矣。」

詩曰：

浩蕩翠藍嶼。叢材茂不疎。
人形真獸類。椰實似瓜瓞。
臄掩草微有。頭髻髮竟無。
幾番揮筆寫。堪記不堪圖。

尼科巴諸島由二十島組成。棲人者僅十二。北部地勢低下，椰子茂盛；南部多山，中有高達二千尺者，多產樹木。住民中除文化低落之土著民外，尙有土民與馬來人之混血族。前者集于腹地，後者棲于海岸地帶。

「馬哥李羅遊記」中有諸庫於安島一條，曰：

「蘇門答臘島（昔日阿刺伯人統稱爪哇島與蘇門答臘島爲爪哇島，唯以大小區別之）之於姆貝里國（瀛涯勝覽）之南詩里國，爲昔日建于蘇門答臘西北端之一小國），經百五十哩之航程，有二島焉。一曰諾庫拉安島（今之尼科巴島）：一曰安加曼（今之安達曼島）。諸庫於安島中無類似酋長之領袖，住民近似野獸。男女皆裸而居，身不着一絲。崇拜偶像。島之森林中，頗多貴重木材。如白及赤槲欖樹，椰子丁香，蘇方木等。此外可供藥用者亦夥。

更進至安加曼島。」

安達曼雖爲大島，然尙無統治之酋長。住民崇拜偶像，爲最近于獸類之未開化人種，頭，顏，眼及齒皆似于犬種。彼等天性殘忍，見有非本島之人，卽立刻捕殺而食。

島中各種樂極豐，日常食品爲米及乳，而任何肉類皆食。香蕉。椰子等歐州所無之萬物，此島出產極富。

三、不刺斯島

于蘇門答臘之西，與孟加拉灣相接，有稱爲不刺斯之小島在焉。是中國古籍中所誌之龍涎嶼也。「星槎勝覽」

中有關係此島之記如下：

「獨然南立海中。此嶼浮豔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群龍所集于上。交戲而遣涎沫。番人乃駕獨木舟。登此嶼採取而歸。設遇風浪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傍，一手揖水而至岸也。其龍涎初若脂暗黃色。頗有魚腥之氣。久則成就大泥。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圓珠。亦覺魚腥。聞楚之。其發青香可愛。貨于蘇門之市。價亦非輕。官秤一兩。用彼國金錢十二個。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個。准中國銅錢四萬九十文。尤其貴也。

詩曰：

一片平文石。群龍任往還。

身騰霄漢上。交戲海波間。

吐珠人爭取。拏舟路險難。

邊夷曾見貢。歡笑動天顏。

龍涎嶼之得名，卽因乃龍涎香之名產而得者也。據

「星槎勝覽」之記事，龍涎香乃龍（抹香鯨）交尾時泄之精

液也。西洋方面亦有此說，抹香鯨之名爲 Sperm Whale

（精液鯨）卽此之故也。然此說不確，龍涎香實乃由抹香

鯨腦部之香囊中採取得者也。然何以誤認爲精液耶，抹香

鯨之排泄物飄于海上，或于海岸附近被打撈，或于海上爲

漁人所拾。因此等排泄中亦含有大量香素，故人誤認之爲精液矣。

四、西昔挨魯群島

印度洋之正中，有稱爲西昔挨魯群島之一群小島嶼。

此群島之學名爲 *Lodivica Seychellarum*，即出產椰子之意也。其椰實爲二圓顆相聯繫，二者之間有裂痕，珊瑚體生毛，其狀極爲猥褻。人謂「愛當之樂園」，即此群島中之帕斯林島，「禁食菓」即指此椰實而言，此說諒必爲根據此椰實之怪形而臆創者。

此實隨海流遠飄至印度，南洋之附近。土人不知乃印度洋上小島所產，臆測產于海中，故名之曰海椰子 *Coconut de Mer*。

于法國大革命之際，路易十六世及太子，皆被幽囚于頓波獄中，一七九三年路易十六被處死刑，太子則于一七九五年瘐死獄中。然此島尙有另說，太子囚于獄中時，由一名西蒙者監守，而西蒙恰與太子年歲相當，顏貌酷似，故以身代之，而太子遂得由獄中脫出。

太子名波勒特 *Poret*，暫滯法國，不久遠渡大西洋上之略尼安島，其後遂携妻移往印度洋上之西昔挨魯島，

棲于特義角 *Cap Terney* 附近莊園中。得子女數人，終老于此。

群島之中，最大者爲馬黑 *Mahae* 島，長十七哩，寬七哩。群島屬山性，馬黑島之最高點達三千餘尺。環島多珊瑚礁。產物爲纖維類及椰子油等。于一七四二年始，法國殖民此島，而一七九四年爲英國所奪，一八一四年遂正式成爲英領。

五、莫里却斯島

莫里却斯島乃印度洋上，橫亘于馬達加斯加島東五百五十哩處之小島，面積爲七百二十平方哩，人口約三十七萬。此島于一五〇七年，爲葡萄牙人瑪斯其林哈所發見。當時爲一無人島，由葡人建設爲殖民地。

一五九八年荷蘭人來此，命名曰莫里斯島 *Ile Maurice*。此乃由當時荷蘭之莫里斯公 *Prince Maurice* 之名而得來者。一六四四年荷蘭人建島之海岸地帶爲殖民地。一七一〇年復又撤收。越五年，一七一五年法人據之，改稱爲法蘭西小島 *Ile de France* 此島歸屬法人後，遂意爲東洋貿易之中心地。其後一七八九年，法之東方政治中心，亦由印度之朋畿修里，遷至此島上矣。

籍拿破崙之敗戰，英國遂于一八一〇年十二月三日，奪此優美豐饒之島于己手。一八一四年正式割讓于英，其後即永爲英領。此成爲法國一大憾事。蓋此島乃法人銳意建設，而得告成功之地，曾發揮法蘭西民族之優秀天才之場所也。Bernardin de San Pierre 之不朽名作——田園劇「詩人與農夫」，即採此島爲背景。此島深銘刻于法國青年之心，故至今法人欲取回此島之心猶悻悻未已。此島曾被用爲舊日法國海軍根據地；又爲海盜隱匿之巢，英人切感其危險，故必奪入己手。此島猶爲法土風味，其繁榮未嘗因轉歸英國而稍減；爲今日印度洋上諸島嶼中，人口最稠密，景象最欣榮之地，故有印度洋之樂園之稱。又此群島景色亦勝，屬英領後，改名莫里却斯，其美景亦世世傳于英人矣。文墨之士多有遠涉重洋，至此遊歷者。如 Walter Besant (一八三六—一九〇一) 與 Jame Rice (一八四三—一八八二) 二人，彼等之合作小說——「余之少女」中，即以纖肥精美之筆，描繪莫里却斯之美景，而莫里却斯島之名，亦因此小說，而膾炙于英人之口矣。

島爲大山性，多熔岩及火山湖，時有猛烈之旋風。島上有鐵道約計百里。住民混雜，人口達四十萬以上，其中大部爲印度之苦力。

島中產物以砂糖居首，爲法總督 Mahe de Labourdonnais (一七三五—一七四六) 所移殖。距今一世紀前以降，因擴殖砂糖產地，而濫伐森林，以致降雨量漸形減少，而顯不規則之狀態。

六、魯濱遜島

「魯濱遜絕島漂流記」一書中，魯濱遜漂流所至之島，處于奧羅諾哥河河口前之海洋中（奧羅諾哥河，即南美維內茲拉之奧里諾哥河）。魯濱遜之實在人物，稱爲亞歷山大，塞克刻，爲隸屬英國「五港」Cinque Ports 之水手。乘某海盜船駛入太平洋，與船長斯特林糾爭，而自請居留于約安，法南茲島 Juan Fernandez 上，後雖復請求歸船，但未蒙允許，遂由一七〇四年始，棲于此絕海孤島上。凡四年四月。約安，法南茲島位于南美智利之法不於因西方四百二十哩之海上。長十三哩，寬四哩，島之最高處爲三千尺之高山。沿岸多巖礁，然並非不毛之地，有椴櫚，桃，梨，葡萄等菓實；山羊，野豬，野生小馬等畜類。此等獸類乃一五三六年，西班牙人約安，法南茲發見此島時所遺留者。海產亦多，中以鱈魚爲最豐，且沿岸時有大批海豹棲止。

塞克刺所棲之洞窟至今尤存，內遺有橫架等設備，爲彼所自造。彼爲留意通過附近之往來船舶，每日登臨可俯瞰兩岸之高岸。在一千八百尺之高處，上昇之通經，已叢生羊齒，雜草，灌木等矣。近世于此望台之側，掘得埋于地下之舊旗杆，諒必爲塞克刺所樹者。

一七〇九年二月，彼爲渥斯，羅吉士隊長搭救。于羅吉士之「世界週航記」可睹其當時之容貌——「週身綴以山羊之皮，而其面貌較山羊猶爲粗野。」其後加入英國海軍。一七二三年于軍艦「維莫斯」號上死于中尉職。

昔日此島時爲海盜所驛駐，至歸屬西班牙領後，即設爲政治犯之流放地，智利由西班牙之治下獨立後，其總統之政敵，亦嘗被流放此島。

島之產物以龍蝦居首，次爲由椰子樹所製之手杖。其上黑白斑紋相間，頗爲美觀有趣，但因濫伐之故，此類樹木已日見希少矣。

著「魯濱遜漂流記」之戴維氏，與塞克刺素未嘗一會面，亦無從得知此約安，無南茲島；其所以熟知塞克刺之事跡也者，乃由羅吉士之「週航記」及其他諸旅行日記，所得來者也。

此島普通皆據發見者之名，而稱之曰約安，法南茲島，俱尙有一名爲馬斯，阿，悌哀於島 Mas A Tierra 即近于大陸之意也。

康熙科學

趙慎軫榆里雜識云。豐澤園有水田數區。每歲布玉田穀種至九月方刈穫登場。聖祖一日幸園中。時方六月下旬。穀穗方顯。忽見一科高出衆穗之上。實已堅好。因命收藏其種待來年驗其成熟早否。明歲六月時此種果先熟。從此生生不已。歲取千百。每年內膳所進皆此來也。其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來。仰見天眷聖人。故誕降嘉種以充玉食。而聖學之廣大精微隨物體驗具見於此。（原注此條合前二十二條皆由御製文第四集雜著中敬錄）查慎行入海記云。去熱河九十里入蒙古科爾沁界。其地有湯泉。上坐湯回論諸臣云。朕坐湯凡二十二處。所至必令西洋人以銀盞盛水重湯煎之。俟水乾驗盞底或硫或硝或鹹或砂。各各不同。至其舒筋骨和血脈則一也。

鴉片

鴉片產於西番。彼處云爲合甫融。見徐伯齡蠟精集。向止行於閩廣。今則各省並皆漸染。其類有三。一曰公班。出明雅刺。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薩。烏土爲上。即公班白皮次之。紅皮又次之。紅皮又有三種。花紅爲上。油紅次之。別出嗎喇及崙呢哩者。名鴨屎紅。見楊秋衡海錄。又名阿芙蓉。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凡內洋載鴉片之船曰靈船。省城包賣之戶曰靈戶。其往來交土之船曰快蟹艇。亦曰扒龍艇。貯烟者俱在零丁洋。近年每歲來二萬餘箱。烏土約八千箱。每箱約八百圓。白皮約一萬三千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圓。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

（秋雨隨筆第二册卷四）

公餘瑣記

龍鱗

周存農閣學未達時，歸自浙江，告余伯兄謂客中見海舶篙師攜一龍鱗縱橫二尺餘，狀似穿山甲，色純白表裏晶瑩，映日猶閃爍有光，夜懸壁間，蚊蚋不敢近，盛暑擁之懷中，覺微風習習，肢體生涼，凹處可受水升許四面穿孔，貫以繩，豎長竿拽而上之，則空中驟雨如散絲，滴瀝不絕聲水盡乃止。

吐煙絕技

幼聞鄰叟談故事，有蜀客在座，謂曾見煙戲，一短小人箕踞階上，初吸煙無數，已而徐徐吐之，層層疊疊，城郭樓臺，一一備肖，望之極似畫圖，雖絕妙丹青手，不是過也，或嗤客謔言，叟曰，是固有之，以余所目擊，與此相彷彿，伶人某甲，爲梨園淨脚，名重一時，其演劇每得神似，忠義則慷慨激昂，奸回則兇狡如繪，見者莫不傾倒，其尤稱絕技者爲跳判一齣，甲將演是劇，先兩時，塗面裝束已，卽出粗竹管一具，其煙鍋大尋常數倍，取煙盛滿，囊而吸之，吸已再盛，如是者久之，皆吞納腹中，無一絲迸出，甫登場，張口仰噓，始細如縷，漸舒如匹練，且舞且吐，層出不窮，疑雲霧，皆霏結頂上，其間濃淡疎密，不一其狀，旋又零星吐之，則煙出成朵，似蝙蝠，似燕雀，其大者似鷲，似雁，似鷹，似隼，似鶴，往來翻飛，皆栩栩欲活，劇畢，猶氣滿胸，踰時乃散，其黨某乙心羨之，詣甲願受業，甲曰，我初無異術，何足爲人師，但吸煙良不易易，亦如酒有別腸，苟不能飲，卽涓滴亦難下咽，君如不信，盍先試之，乙從其教，甫數吸，已昏暈不能舉步，乃敬謝不敏，其技遂成廣陵散，後竟無繼之者。

陳蓉初述事

湘潭陳蓉初武尹言，祖居在縣南鄉十四都，地名竹山灣，後有古塘，清而深，雖隆冬水滿如故，或遇大旱，他處池澗皆枯竭，比塘獨不然，疑其下有泉脈，咸豐四年，族中農人，知水底泥肥，議以糞田，旋置轆轤，涸塘水取之，甫數尺，下觸鋤有聲，堅不可動，審視，則木株陷泥中，縱橫無數，莫測其所自來，聚健夫引出之，纒二三株，已力竭不能繼，大者可合抱，長丈許，紋理極細膩，著手如凝脂，鋸之，齒數折，僅解其半，取巨斧劈之，亦如削金鐵，格格不入，以供炊爨，又不助火力，因棄之荒野，後聞人言，知爲陰沉，而存者已類桐焦，不中繩墨，其沈埋塘下者，復不易致，遂置之，其老屋後，有巨石當路，往來皆不便，欲去之，恐勞費未果，道光末，將增建教椽，謀采石作階礎，鳩工鑿之，中露空穴，藏大瓷盤十具，層疊之，形式不異常盤，無款識，質細而薄，色白而光滑，有冰瑛紋，細裁如髮，叩之聲琤琮，上一盤被鑿損，猶存其九，至今藏族人家，盤何由入石，殊不可以理測，又言乾隆間，鄰近某農常放

牛山中，山有大樹，每盛夏，枝葉覆數畝，農喜其陰涼，恆坐臥樹下，其側有叢草獨蕃茂，牛食之，將盡，聞日復生，初未經意，久乃覺之，疑爲仙草，將連根采之，極力搖撼不得出，乃取鋤掘之，草根盡細絲縈結，狀如栲栳，中似有物，剖視之，一酒杯，其實非銅非鐵，色黑如塗漆，惜杯口微缺，攜歸示人，知爲古器，其子取置案頭，用以盛水，亦不甚愛惜也，後因和藥，須水銀，納之杯中，忽旋轉不已，以手剔之，頓變作金色，燦爛有光，自是目爲珍寶，護持惟恐不至，或疑草根藏杯，求其故而不得，一塾師曰，是固易辨，大約杯沈土中，草適生其處，而根裹之，日久遂如什襲，是草旋食旋生，迥殊凡卉，殆寶氣蘊蓄，英華所由發越也。

江蘇某商

梁湘帆言，吾鄉鄒某，世習猗頓術，設糧食行於漢口，其人慷慨重然諾，無市井習氣，江蘇某商，嘗以販運主其家，交最洽，及髮逆陷蘇州，某避亂復之鄂城，鄒遂延之助理，踰歲，某自言前妻歿無出，將爲鸞膠之續，鄒憐之，適媒媪言，安徽某甲有妹，亦商人婦，其夫病卒，貧不能守柩舟，因爲作代，邀某往相之，婦貌中人，舉止頗端莊，而面有戚容，歸途以詰媪，媪言是固心念故夫，不得已而出此，昨與我言，猶涕泣不止，足見其性情肫篤，君得婦如此，誠爲可喜，某以爲然，議聘贖若干，先以千金與之，明日，招其兄至媒媪家，使作婚書，甫執筆，淚下如雨，問之益悲，臨紙不能成字，某曰，姻事有成議，君已納我金，何惜一紙書，曰，我非不願作書，自念窮苦，不覺悲從中來耳，某曰，君妹喪所天，迫於家計，不得不改節，君同氣固宜相悼恤，然何至哀痛若是，甲俯首無言，益哽咽不自禁，某揣知必有故，曰，君如有隱衷，盍以告我，我老母及前妻，皆陷賊中，念之常酸楚，我妻事姑孝，與我伉儷最篤，原不忍別娶，第爲子嗣計，乃有此舉，究竟故劍難忘，君但直言，或可爲君方略，甲嚙嚙久之，書曰，言之可愧，改嫁者非我妹，實我婦也，祇以運蹇時乖，飢寒交迫，故覩顏至此，某曰，君無然，我婦不知流落所，焉肯離人婦，姻事請作罷論，甲曰，君昨與我金，業已耗去，何可中變，某曰，我與君皆客游，偶通有無，亦人事之常，是區區者，卽以假君可

也，甲曰我向亦小康，販稻麥爲生，因遇賊盡喪資裝，以至失業，若稱貸於君，他日無由返璧，何以對君，某聞甲與同業，與談交易事，所言悉中肯綮，某服其智慮，且察其誠實，喜而慰之曰，君無憂貧，我向有積金，久欲營運，今煩君代賃，君可藉謀衣食，我亦獲什一，何如，甲極道感謝，丁寧而別，某歸，鄒賀之，某曰，所事已成畫餅，願得一佳客，因述其原委，旋出金使甲經紀，出入皆不問，甲億則屢中，權子母有贏餘，又簿籍分明，絲毫不苟，益愛重之，適鄂中米貴，開長沙豐熟，米價甚廉，某商之鄒，醴貨付甲，往靖港購米，且致書所識，使爲居間，甲欣然請行，既至，市中米山積，糶得數百石，買舟載之，行甫踰日，泊青竹，遇某帥募勇赴江南，營官強佔其舟，驅甲使他適，甲勢孤不能抗，潛伏舵樓，自念身已落魄，因賣婦遇某，得理故業，今乃橫遭兇暴，所載米將歸烏有，既負某厚意，又恐滋人口實，反復焦慮不覺啜泣，舟子勸之不解，營官聞而疑之，問知爲米商，召之出，詰以所苦，甲不能隱，具告之，營官笑曰，爾真癡物，我輩非劫盜，爾米固在，誰敢動一粒，爾得我輩護庇，沿途關卡無盤詰，此大幸事，何反以爲戚，但我輩行期迫促，途中不得羈延，爾當隨我往江南，邇來彼處缺米，每石值十餘緡，可獲數倍利，何必鄂中，甲聞其言，憂疑稍釋，然以其不肯停泊，得失究不知，心竊惴惴，不敢置辯，聽之而已，未幾遇順風，揚帆直下，數日過武昌，舟行中流如駛，遙望漢口不得近，轉盼間，相距已數十里，及至蕪湖，營官奉檄，將舍舟登陸，甫近岸，行戶探知舟中載米，爭來問訊，則市價騰踊，果如營官言，遂售之，終日而米罄盡，得錢數千緡，喜出望外，將解纜，聞楚勇販賣婦女，距其地僅數里，竊計某未娶，欲爲買婦以酬其德，旋往選擇之，連閱十餘人，非狀貌陋劣卽意態妖冶，無一當意者，隔船有老嫗，與女同居，勇呼之出，嫗年約六十許，尙健，女雖三旬外，色頗美，荊釵布裙，不事修飾，素價五十餘金，惟兩人不肯分離，必偕行而後可，甲初不允，繼思某娶婦，需人服役，俾母女相伴，亦屬兩得，遂並買之，歸途沂流而上，又阻石尤，踰月始達，先是鄒得靖港復書，知甲已運米，於某日東下，而久盼不至，後行者皆早到，甲仍杳無音耗，甲婦尤望眼欲穿，某以甲素行可信，必無爽約理，若風波疎失，則往來買船，亦必有知之者，究竟因何濡滯，求其故而不得，初不料其遭逢意外也，及甲至，述前事，爲之鼓掌稱快，甲又以買婦告某，請留其母代傭媪，因促使登舟目覩其人而後迎之，及相見，某哭跪嫗前，其女亦抱持大慟，乃知嫗卽某母，其女某前妻，被虜時諱言姑媳，官兵攜

則巢，拯脅從男婦數百人，乃借出，仍託爲母女歸楚營。至是骨肉重逢。其中展轉完聚，必待甲爲斡旋，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矣。按此與廣東某甲事，大略相類，又皆在湖北，自粵寇倡亂，士民之慘罹兇鋒，閭家失散者，不知凡幾，而惟有陰德者往往獲全，人可不知所勉哉。

殿試賜火爐

殿試進士，向在太和殿外丹墀。雍正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殿試，時天氣嚴寒，朔風刮面不可耐，且觀池冰凍，呵筆爲艱，上特命移入殿內兩旁，并諭內監多備火爐，使坐間和暖，諸進士無畏寒之苦，得以盡心作文寫卷，世宗優待士子，恩施破格如此。

王某惡報

舊僕李升言，昔舉眷居武昌，鄰舍閩人王某，狀貌偏儻，有才辯，婦某氏，江右人，亦端好，齒長於王，一女十三四齡，尤慧麗，與所居後苑僅隔短垣，聲息相聞，男女均不時過從，王言曾貿易吳越間，因獲息不豐，遂舍之，今游鄂甫年餘，李妻詢氏家族，答語颯含糊，王與氏極好合，未嘗有間言，而其女常雙蛾顰蹙，甚至面帶淚痕，亦不疑其有他也，王性揮霍，衣服飲食務精美，又好博，輒流連忘返，初頗饒裕，漸與質給日用，由是頻聞詬誶，一日王某氏金釵價博債，氏不允，因而口角，王徑批其頰，奪釵去，氏憤極，泣且誓曰，我早知汝反覆無行，必不若汝陷阱，狼子野心，乃橫暴至此，天乎冤哉，李妻聞而往省，氏泣不已，勸之曰，男子耽遊戲，人之常情，釵固珍物，亦良人經營所得，雖暫應急需，轉瞬當完璧，不足爲憾，氏曰，此皆我舊時物，深有何本領，能爲我置首飾，我一時爲所誑，悔不可追，李妻曰，賢伉儷素相愛，獨爾反目，何遽云悔，氏欲言復止，李妻知有故，未便窮究，再三慰藉而別，越日，其女

至話及前事，李妻設詞詰其由，女初不肯言，李妻曰：「我察乃母詞氣間，不能無疑，此處無外人，何妨告我？」女揮淚曰：「渠實我繼父，我母誤改適，生父積產數千金，爲所濫費，金盡遂反顏，我母無如之何，惟有隱痛而已，又數月漸暮，氏大譁，王亦嗔怒，室如鼎沸，聽之，知王將賣其女，李與妻方議王薄倖，爲其母女歎息，女隔牆招使解釋，乃借至其家，氏指天畫地，向李申訴，王猶惡言相抵牾，正紛紜間，忽駭懼失色曰：「某君來，得毋助婦仇我，言甫竟，瞋目操江右土音，曰：向以汝爲人，延汝主計，我辛苦積金，不幸短命，汝乃姦我妻，耗我金，早欲擄汝魂，以汝惡貫未盈，姑含忍不汝較，汝乃兇心益熾，又欲賣我女，我必殺此無賴賊，旋呼氏罵曰：汝無恥與彼私，竟爲夫婦，俟汝命盡，當捧付泥犁，又撫女哽咽曰：吾女可憐，勉爲好人，鬼神必佑汝，他日自有佳處，此賊行爲，久已上干天怒，今罪無可逃，亦足使汝母知警，乃自扼其吭，又握拳捶其胸，李爲之請，不許擾環終夕，衆攘守之，更漏將盡，王伏地哀號，汗下如雨，謂氏前夫持鐵械擊之，痛不可耐，漸至聲嘶氣竭，遂死，死後張目吐舌，狀陰慘可怖，於是鬼言傳播，隱隱蓬影，氏貨家具挈女歸里，其後作何狀，無從探悉矣。」

住宅見怪

余外姑楊太淑人壯年時，外舅爲諸侯賓客，遠游粵東西，恒終歲不歸，兩內兄及諸姨尙幼，家惟一老僕，應門兼炊爨，一婢服役內室而已，太淑人目短視，膽氣極壯，素不畏鬼魅，嘗與中表戚張梅庚茂才，同居趙家坪屋，前後三重，以後重爲臥室，太淑人居左，茂才及其妻熊氏居右室，常夜見婦人，藍衫青裙，面目模糊不可辨，或背窗坐，或對榻而立，張夫婦皆心悸，睡夢爲之不安，一日侍婢進茗，未及飲，使置案上，忽盤旋不定，似有推而轉之者，張駭極而呼，太淑人聞聲往視，見其狀拍案叱之頓止，而碗中若無一滴外溢，左室素安靜，張因姑使易居，太淑人許之，及遷入歷兩年餘，始他徙，亦寂無所見，後居城北適泰衙某宅，迭見變異心，不爲動，但戒家人勿言，謂見怪不怪，雖妖物無所施其技也，一夕，趕女紅，值更深，聞樓上有聲甚厲，偶一仰首，見巨物狀如碌礮，色純白，自承塵旁面墮，婢大號，懼

爲所壓，太淑人竟不避，注視之，及下觸額際輕軟如絮，轉瞬已杳，旋以人多屋隘移家隔巷，而前宅鬼祟益甚，漸至白晝騷人，閤室爲之不安，一月易數家皆然，議者謂宜撤屋瓦，並棟宇去之，俾日光偏照以祛陰氣，主人如其言，踰歲復建之，慮乃絕，太淑人之姊妹太恭人，年九十，歸道源公，家長沙東北鄉之麻林橋，里有大宅，縊鬼常現形爲厲，又宅主之子婦，遭小姑讒間抑鬱不堪，旋以婉難殺，每深夜，撞門拍案，或嚶嚶啜泣，幽慘不忍聞，以是久空曠，無敢居之者，道源公常持無鬼論，適舊宅將改建，因遷居焉，踰月無影響，論者皆謂公之盛氣，足以攝之，及公應試省門，僕媼殊惴惴，恐鬼之復出也，太恭人獨不介意，久之帖然，後返舊宅，某塾師貸之爲書室，鬼祟如故，生徒皆駭怖喪魄，遂徙去，太恭人遇事重闡，以賢孝稱，祖姑歐太孺人，性下急，御家人極嚴，子婦輩稍不稱意，叱使長跪，繼之以扑責，太恭人隨姑侍奉，委曲將順，時以婉言博堂上歡，鄰有傷貴人婦者，招太恭人作陪賓，初談譁頗洽，酒半酣，鄰婦指太恭人告貴人婦，謂此吾鄉孝婦，遐邇所欽敬，因述其祖姑扑責狀，斥爲老悖，太恭人作色曰，汝對我冒我祖姑，是重辱我，且重我以不孝也，拂衣而起，鄰婦大慙，俯首不能置一詞，貴人婦肅然起敬，歎羨不置，道源公年甫冠，善屬文，思致剴刻，筆如分水犀，一時名宿咸推獎之，時有爭田致訟者，或以訟牒求筆削，公爲易數語，警快絕倫，衆擊節稱善，歸而述之，頗自矜詡，太恭人沉吟不答，詰其故，曰我適思周文彬耳，（文彬邑訟師之最著者，後自嚼其舌以死，事具前，）公頓感悟，揖曰，此生敬佩此言，如太恭人之深明大義誠巾幗中所罕觀，宜其鬼亦避之也，紀前事附及之。

王二

咸豐末，湘誠某旅店，雇工王二，爲主人執役有年，其人極誠篤，或稱其事母孝，寓客皆愛重之，會暑日，浙米納巨鍋中，煮樹沸，主婦呼使瀹茗，王兩手舉鍋將移之，甫數步，蹴瓜皮，足滑踏地，沸湯覆其身，並頭面無完膚，委頓不能言，氣息僅屬，衆聞聲趨視，相顧駭悼，而無術以救之，昇入空室，奄奄待斃而已，東廂寓山西客，方午睡，忽驚起，聞知其狀，曰，速赴市，買白雄雞十餘尾，尙可望生全，主人如其言，客殺雞，以血淋之，患處潰血皆滿，曰，可

矣，頃之，聞王呻吟聲，越夕漸能轉側，自言不知痛楚，但覺偏體麻木，甫三日，竟起坐如常，主人向客稱謝，客曰，我昨夕失眠，屢轉達旦，早餐後，自覺困倦難支，遂酣臥不醒，似有人推我曰，起起，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出而王已被創，是患宜早治，庶免火毒攻心，遲縱不傷生，恐成殘廢，王殆蒙神佑，非我之力也，旋有良醫寓其室，主人述前事，醫曰，此方有至理，凡湯火傷，得人乳塗之，不惟定痛，愈後亦無癍痕，雞血亦乳類，宜其效也，後王體全復，惟左肘一創大如錢，猶不時潰爛，醫曰，是雞血所未到處，致有此患，爲合藥敷治之，乃廖，閩莆田適寓是店，親見之。

楊泗將軍

將軍爲水神，楚南北隨處皆有廟，行旅奉祀惟謹，而其靈蹟尤不止於江湖，衡山城北將軍廟剝隘甚，已多歷年所矣，同治庚午邑紳饒金遷之西門外，創建新祠，規模極宏敞，余任學官時，家人患病醫不愈，禱於廟輒驗，或甫起念而患少已，楊笏堂因言將軍孩幼時好勇而性剛，喜抑強扶弱，遇人負屈輒挫其敵痛斃之，會暑日裸袒臥檐下，忽大風猝起，楊沙塵蔽天日，屋瓦皆飛，而江中波浪山湧，大小舟多覆，落水者泛泛如鷺鷥，正危急間，有赤體小兒巨斧截流而舞，援溺者使近岸，時將軍睡方熟，呼之不醒，風息始起，私告其母，謂乘風出游，見覆舟無數，呼號甚慘，因而援之，母以爲妄，戒勿言，鄰人某甲舊爲篙師，有積貲，因鳩工造船，甫落成將誦吉泛之江，將軍嬉游於野，見船度岸側，手拔其釘盡出之，船頓毀，鄰人偵知之大恚，愆於其父，將施夏楚，將軍曰，彼船實不祥，入水必覆溺，我爲解其厄耳，父斥其造言，鄰人又激怒之，益慚恨，亂撻之，將軍念大杖則走之訓，奔則出，逐之，轉盼不知所響，母使人四出覓之無蹤影，及夜示夢於里人，謂本仙曹謫塵世，今限滿已入水爲神，遺蛻在某所，明日往視之，果屍浮水上，面如生，鄰叟默祝曰，若真爲水神，請逆流以示信，屍忽泝江而上出之，異香聞數里，由是廟祀之，至今聲靈赫濯，與洞庭君並著，所謂有功德於民者萬世賴之矣。

范文肅請再行鄉會試

順治初中原甫定，范文肅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爲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今宜廣其途以蒐之，乙酉丙戌通籍者皆江北士，請於丙戌丁亥再行鄉會試，於是江南士子咸集，得人最盛，文肅名文程，開國元勳文臣第一人，本文正後裔，初遷江西樂平，再遷藩陽，會祖總前明進士，累官兵部尚書，以仇直忤嚴嵩去位，祖沈官藩陽衛指揮同知，父楠，生子二，長文衆，次卽文肅，少英敏沈毅，讀書輒通大義，年十八與兄並爲生員，天命三年，大兵克撫順，兄弟偕歸大營，太祖偉其貌，詢家世甚詳，願諸則勅曰，此君臣之後，宜善遇之，天聰三年以文館官從太祖征明有功，時文館尙無大學士職，銜而文臣所領皆樞密事，每入對必漏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奉召入，率以爲常，崇德元年改六館爲內三院，特授文肅秘書院大學士，每有大政悉資贊畫宣諭各國勅書皆出其手，順治元年三月關賊陷明北京，懷宗殉國，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來乞師，文肅方寢疾於蓋洲之湯泉，特召赴盛京使決進止，乃力疾趨朝建議曰，自關賊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橫行無忌，揆其敗道三，偪殞其主，天怒矣，洞尋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劫民貲，淫婦女，火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而又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精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極其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又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止欲帝關東，猶可攻掠兼施，倘欲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旋從大兵入關，復申嚴紀律，妄殺者罪不赦，遂敗流賊數十萬於山海關，長驅而西，士民多聞風逃匿，乃草檄傳諭各郡縣，極言義兵之來但戮亂賊，爲爾等復君父仇，民間秋毫無犯，官來歸者復其職，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汝害云云，凡檄皆署文肅姓氏官階，及定鼎燕京首請爲懷宗發喪，易梓宮備儀衛，人心莫不悅服，當日從龍諸臣類多人傑，世祖躬創大業，言無不從，而尤倚倚重文肅，不獨再行鄉會試一節切中時事也。

南苑建置考略

王璞子

清代苑圍在郊坰者有七，南海子其一也。案南海子又稱南苑，在京城南二十里，舊元下馬飛放泊明南海子也。『飛放』之義，元史卷四十九兵志言

元制：……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之度，謂之飛放。

下馬者，言其近也，其名南海子，所以別於禁城北之海子（今積水潭）也。自元以降，歷爲帝王蒐狩之地至清季校閱軍旅，兼亦舉行於此。清初，暢春園明諸園未建前，皇帝機暇，恒遊憩其間，若康乾之際，元宵烟火，尤稱盛典。其後西郊諸園相繼興，厥制遂替。苑在清代隸奉宸苑，置苑丘總尉諸官，掌地賦禁令之事，設海戶千二百人守之，詳見會典事例。

其沿革制度，日下舊聞考卷七十四引元混一方輿覽曰：

下馬飛放泊在大興縣正南，廣四十頃。

明一統志卷一曰：

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舊爲下馬飛放泊，內有按鷹台。永樂十二年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中有海子三，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別名南海子。

舊聞考卷七十五引大政記曰：

南苑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台，台旁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國朝闢四門，繚以周垣，設海戶千人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

大清會典卷九十七曰：

南苑在永定門外二十里，周垣一百二十里，爲門九。

舊聞考卷七十四曰：

南海子卽南苑，在永定門外，元時爲飛放泊。明永樂時復增廣其地，周垣百二十里，我朝因之，設海戶一千六百人各給地二十四畝，春蒐冬狩，以時講武，恭遇大闕，則肅陳兵旅於此。

綜上觀之，苑制在元者，已無可考，所知唯其廣袤耳。迨明成祖定都燕京，拓廣其地，繚以崇垣，闢以四門，其制始備。清承明舊，又增設五門，共爲九門，遂成今制。按苑垣制度，如上所述，平面爲近正方形，清會典及舊聞考謂周圍凡一百二十里，明大政記作百六十里，一統志作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以每里百八十丈折合，得一百零三里有奇，與清會典所記爲近，會典爲實測所得，必較可信也。自永樂創遠以來宣德三年嘗一度修治之見明宣宗實錄。門之名，清會典卷九十七及舊聞考卷七十四引南苑冊，詳載其制。會典曰：

南苑……爲門九，正南曰南紅門，南之東曰廻城門，南之西曰黃村門，正北曰大紅門，北之東曰小紅門，正東曰東紅門，東之北曰雙橋門，正西曰西紅門，西之北曰鎮國寺門。

舊聞考曰：

南苑繚垣爲門凡九，正南曰南紅門，東南曰廻城門，西南曰黃村門，正北曰大紅門，稍東曰小紅門，正東曰東紅門，東北曰雙橋門，正西曰西紅門，西北曰鎮國寺門。

知其配置情形南面爲三門東西及北面皆爲二門。以平面配置原則推之，大紅門（又稱北紅門，南苑

正北門也）及東西南三紅門實爲明代所建之四門，以其皆取正面相對形式，而小紅門雙橋等五門，或旁列左右，或偏向一隅，必非創建初式，蓋卽清所增建者也。民國以還，苑牆頽圯殆盡，門制亦多殘毀，無復舊觀矣。

苑中建置，具詳會典及舊聞考引南苑冊（案故宮博物院文衙館藏有南苑建置圖一幀足資參攷）其中除瞭鷹台爲元遺外，胥屬明清所建。計宮殿有六，明建者二，曰舊衙門行宮，曰新衙門行宮；清建者三，曰大紅門更衣殿，曰南宮（又稱南紅門行宮），曰團河行宮；年月不明者一，曰東所。寺廟有九，明建者一，曰關帝廟；清建者五，曰元靈宮，曰德壽寺，曰永佑廟，曰永慕寺，曰寧佑廟；年月不明者三，曰龍王廟，曰地藏庵，曰小龍王廟（案上舉寺廟之外，尙有馬王廟，藥王廟，娘娘廟數處，建置已多無考不具錄。）宮殿寺廟之外，有海子五（案明一統志及大政記諸書咸謂海子有三，據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御製海子行，謂其數實有五，但第四第五兩海子，至夏秋始有水耳。）泉二，曰一畝泉，曰團河（舊稱團泊。）河流三，曰一畝泉水，曰涼水河，曰鳳河。此外，吳偉業梅村集又謂明時曾置二十四園于苑中，然皆渺茫無考，難遽信也。又苑中雙柳樹。每見吟咏，以非關建築，亦置不論。凡上所述，皆爲有清舊制，鼎革以來，經管乏人，日趨荒蕪，近年且恒爲兵旅駐防之區，改革摧殘，遺跡率多湮廢，益非盛時規模矣。然其制度，闕繫一代文物至重且鉅，寧可任其隱昧無聞，爰以載籍所收，略爲條理，案其年代與性之質先後，舉述如次，並附表于後，以醒眉目，用備治北京史者之參攷焉。

（一）瞭鷹臺 在苑中寧佑廟之南，約六里許，其制高六丈，徑十九丈有奇，周徑百二十七丈（案乾隆御製海子行，謂當時台址，其巔已不及十丈。）清代遇大閱之典，例於此台行之，會典卷九十七曰『皇帝大閱：遇舉行大閱之禮，皇帝臨幸南苑，御瞭鷹台，以觀行陣。』案瞭鷹台明一統志及大政記皆作『按鷹台』梅村集作『瞭鷹台』與會典同，并謂其地爲元仁覺院故址。考元仁覺院卽鷹坊武宗至元

年立爲仁靈院（見元史二十二本紀）以前則稱應坊兩京及各處皆有設置，此或其中之一部未必院址所在也。又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紀。『至大元年，築呼鷹台於鄴州（今通縣）』，其字又作『呼鷹台』，豈命名之原義歟。

（二）舊衙門行宮 舊衙門在小紅門內西南，明建，清世祖順治十五年重修，高宗乾隆間又修之。宮門三楹爲內殿凡三層，層各五楹。前殿有御書額曰閱武時臨，第三層殿額曰爽豁天倪，殿內東間闢佛室後殿之東有蔭榆書屋三楹，嘗爲乾隆讀書之所，轉西爲西書房，南爲書室。又平台樓東另一所，宮門三楹，內有前後殿二層，後爲佛室。

（三）新衙門行宮 新衙門亦明建，在鎮國寺門內約五里許。爲殿前後凡二層，前殿三楹，後殿五楹，最前宮門三楹，左右有垂花門，門內對面房十間。宮門外置鐵獅二，鑄有『延祐元年十月製』字樣，蓋元舊物也。後殿東爲裕性書五楹，亦乾隆時舊書屋也，其東間亦闢佛室，軒之西有澹思書屋，後有陶春室。又有口口房，古秀亭二處，惜方位無可考矣。

（四）關帝廟 在舊衙門東，德壽寺之西南里許，南向，明世宗嘉靖間建，清乾隆三年重修之。殿三層，各三楹，山門一楹，前殿奉關帝，中殿奉玄武後殿供三世佛。

（五）南宮 又曰南紅門行宮，在南紅門內之北里許，南向，建于清聖祖康熙五十二年。宮門凡二重，前後殿各五楹，前殿額曰芳甸怡春，內西間爲佛堂；後殿額曰景湛清華。後殿之後有西正室三楹後殿與西正室之間，有名暢遠樓軒者，其制爲三捲房，東間有額曰暢還襟，殆軒所由得名也。

（六）大紅門更衣殿 更衣殿建自清乾隆三年，在大紅門內，南向。爲殿凡三間，門二層。又大紅門內舊有南苑官署房三層，共計十八間。

（七）圍河行宮 圍河行宮建于乾隆四十二年，（案乾隆四十五年御製圍河行宮詩注，有工成三年，茲

始因路便一到之語）在黃村門內六里許團河傍岸。其制宮門三間，前殿五間，曰璇源堂，後殿五間，曰涵道齋，又有別宇曰鑿止書屋。

(八)元靈宮 元靈宮在小紅門內偏西，南向清世祖順治十四年敕建也，乾隆二十八年重修之。宮制仿京都光明殿制，山門三楹，額曰宅真寶境，內爲朝元門，中構元極殿，宮之正殿也，其制圓形，重簷十二楹，置門二十有四，內奉玉皇上帝。殿後爲元佑門，內爲凝始殿，五楹，制亦重簷，奉三清四皇之像。殿前立碑二，勒御製詩。東西有配殿，東曰翌真，供九天真女梓潼像，西曰祇元，供三官像。殿後爲隨墻宮門，後圍房一十六楹，中三楹爲靜室。

(九)德壽寺 在舊衙門偏東，爲順治十五年所建，乾隆二十年，寺被火災，旋重建之，有御製重修德壽寺碑記。寺制一層，前爲山門，三楹，東西對峙二坊，東曰化通萬物，西曰覺被群生。正殿五間，奉釋迦及阿蘭迦舍佛，東西殿各三間。正殿之後，隨墻門內有御座房三間，爲乾隆四十五年所改建者。

(十)永佑廟 在德壽寺東南二里許，清聖祖康熙十七年所建也。廟中奉天仙碧霞元君，山門三楹，中爲大殿三楹，額曰延真，東西配殿各一，東曰協佑，西曰弘育。正殿之後，有後宇九楹。

(十一)永慕寺 在舊衙門西，康熙三十年爲孝莊皇太后祝釐而建也，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寺爲大殿五間，東西配殿各三間，其經庫也。正殿奉釋迦佛有額曰香雲法雨。

(十二)寧佑廟 瞭鷹台之北六里許爲寧佑廟，建于清世祖雍正八年。山門凡三間，向爲大殿三間，奉南苑安備司土神像，正殿之後有後殿五間，東西爲御書房各三間。山門內有碑亭一，碑勒乾隆御製海子行詩。

(十三)東所 東所在南紅門內傍團河，建築年月無考。其制前爲大宮門三楹，門內爲東西配殿各三楹

正中九間房九楹，疑卽其正殿也。臨園河中敞宇三楹，過河亭三楹，接焚臚之蔭，其下卽園河外（卽鳳河）流向苑外者。又有平臺三楹，石板房三楹，石亭一，水柱房二楹。北山之上，有鏡虹亭一，其制六方，又有圓亭一，曰雲隨亭。

（十四）龍王廟 龍王廟又名珠源寺，傍園河，在北山之上門外，建置年代不詳。殿制凡三楹，又有半山房五楹，曰拂雲軸，西臨河房五楹，曰濯月漪。又有小龍王廟在大紅門更衣殿東，建置無考。

（十五）地藏庵 在大紅門更衣殿南，建置年月及制度無考。

（十六）五海子 苑內瀦水有五海子，皆傍近涼鷹台，廣袤制度無考。

（十七）一畝泉 園河，苑中泉源所聚曰一畝泉，曰園河。一畝泉在新衙門之北，廣袤無考。園河在黃村門內六里許，舊稱團泊，南北舊寬六十餘丈，東西五十餘丈，乾隆四十二年，嘗加疏濬，復開拓數十丈焉。案梅村集謂南海子有泉水七十二處，據乾隆御製海子行稱，當時所勘定一畝泉有二十三泉，而團河之泉，可指數者九十有四，較舊時殆已贏其半矣。

（十八）河流 苑中河道有三，分南北二源，北源所出曰涼水河，曰一畝泉水，南源曰鳳河。案一畝泉水源出新衙門之北一畝泉，曲折東南流，經舊衙門南至二牖，合流于涼水河。涼水河者，其源出京城右安門外之頭水頭莊，東流循海子繚循垣東，至小紅門之西入海子北牆，東南流經沙底橋折而南，歷頭牖至二牖，會一畝泉水，又南流五海子之滅水，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出海子東牆，經馬駒橋，至張家灣，遂入運河，是爲北源之水。鳳河者，源出團泊，由黃村門內，導而東南流，逕海鷹台南過南紅門，會北來之五海子水，又東流出海子之東南，是曰鳳河，苑內南源之水也。其水自苑牆外又東流至天津雙口會永定河，再東入大清河，又東至西沽而入運河焉。乾隆二十八年，嘗修濬苑中河道，凡八千餘丈。

(十九)橋梁 苑中橋梁初制無考，明宣宗宣德三年，嘗與周垣同時修治一次，其後英宣天順二年又修之。據稱其役凡修大紅橋一，小橋七十五，是否包括橋梁全數，未可確知。又大清會典卷九十七載：「河道苑丞一，管閘十四，橋五十二，……柳村閘今官所屬，閘十三，橋十二。」閘橋之數，共計九十有一，已較明時多出十五，惜年代湮遠，名制失考，已難究其變革情形，其中較詳於紀載者，唯北紅門外橋，及弘仁橋二橋耳。北紅門外橋，又名紅橋，或曰大紅橋，創建年月不詳，宣德七年修之正統七，八，十，十二年及天順二年，凡五次重修，疑永樂創置周海垣子時所建，殆有可能。弘仁橋又名馬駒橋，在東紅門偏南苑牆外，其下涼水河水所由經也。舊制為木橋，歲一建之，正統十四年，嘗因故罷修，迄天順七年四月，始改建石橋，十一月告成，即今所見之石橋也，以上具見明宣宗及英宗實錄。

南海子建置表

| 名稱 | 位置 | 制度 | 創建及重修年月 | 備考 |
|-------|-----|--|-----------------------------------|--|
| 南海子周垣 | | 周闌凡一百二十里 平面近正方形 明初設四門清復增五門 共為九門 |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 建設四門 宣宗宣德三年重修 之 | 明一統志作一萬八千 六百六十丈約合一百 三里有奇於清會典所 述為近 |
| 南紅門 | 正南門 | | 明建 | |
| 迴城門 | 南之東 | | 清初增建 | |
| 黃村門 | 南之西 | | 同右 | |

| | | |
|--|---|--|
| <p>書西蔭後中前宮 書 榆 殿 殿 殿 門 室 房 屋 殿 殿 門</p> | <p>行 舊 宮 衙 門</p> | <p>大(北)東雙西鎮 紅紅紅紅 門門門門門 寺</p> |
| <p>西書房南 蔭榆書屋轉西 後殿東</p> | <p>苑中寧佑廟南六里許</p> | <p>正北門 北之東 正東門 東之北 正西門 西之北</p> |
| <p>三楹 各五楹 三楹</p> | <p>高六丈 徑十九丈有奇 周徑百二十七丈</p> | |
| <p>明建 清世祖順治十五年 重修 乾隆間又修之</p> | <p>元建</p> | <p>明建 清初增建 清初增建 明建 清初增建</p> |
| <p>額曰閱武時臨 額曰爽豁天倪 後殿東間爲佛室 乾隆嘗讀書於此</p> | <p>以一統志大政記皆作 按騰台元史作呼鷹台 乾隆時台址已不及十 丈 清制大閱皇帝御此台 以觀行陣</p> | <p>大紅門即北紅門</p> |

| | | |
|---------------------|--|----------------------------|
| 關 帝 廟 | <p>新行宮 衛宮門</p> <p>佛後前宮所 室殿殿門</p> <p>平臺樓東另一</p> <p>宮門 左垂花門 右垂花門 對面 前殿 後殿 裕性軒 澹思書屋 陶春室 古口亭</p> | <p>後殿後</p> <p>鎮國寺門內五里許</p> |
| 後舊衙門東德壽寺之 西南里許南向 | <p>宮門左右 左右垂花門內 後殿東 裕性軒西 澹思書屋後</p> | <p>三楹</p> |
| | <p>共十間 三楹 五楹 五楹</p> | <p>三楹</p> |
| 明世宗嘉靖間建 | <p>明建</p> | |
| | <p>宮門外有元製鐵獅二 乾隆嘗讀書於此軒內 東間爲佛室</p> | |

| | | | |
|-------------------|---------------------------------|--|--|
| <p>團河行宮門</p> | <p>大紅門 紅衣殿門 南苑官署</p> | <p>南紅門行宮 (南紅門行宮) 前殿 後殿 正室 西正室 暢遠襟軒</p> | <p>山前殿 中殿 後殿</p> |
| <p>黃村門內六里許團河旁</p> | <p>大紅門內南向</p> | <p>南紅門內北里許南向 後殿後 後殿與西正室之間</p> | |
| <p>三間</p> | <p>二層 三間 三層 各六間</p> | <p>二重 五楹 五楹 三捲房 三捲房</p> | <p>一楹 各三楹</p> |
| <p>清乾隆四十二年建</p> | <p>清高宗乾隆三年建</p> | <p>清聖祖康熙五十一年建</p> | <p>清乾隆三年重修 內奉關帝 內奉玄武 內奉三世佛</p> |
| | | <p>又名南紅門行宮 額曰芳甸怡春內西間 爲佛室額曰景湛滄華 內東間有額曰暢遠襟</p> | |

| | | |
|--------------------------------------|--|---|
| <p>德壽寺 山門</p> | <p>元靈宮 山門 朝元門 元極殿 元佑門 凝始殿 碑真殿 翊真殿 祇元殿 隨牆宮門 後園房</p> | <p>前殿 (璇源堂) 後殿 (涵道崑) 鑿止書屋</p> |
| <p>舊衙東偏東</p> | <p>小紅門內偏西南向 山門內 朝元門內 元極殿後 元佑門內 凝始殿東 凝始殿西</p> | |
| <p>三楹</p> | <p>十六楹中三楹爲靜室 五楹重簷 二通 殿制圓形重簷十二楹 置門二十四</p> | <p>五間 五間</p> |
| <p>清順治十五年建 乾隆二十年被火災 旋又重建</p> | <p>清世祖順治十四年 建 乾隆二十八年重修</p> | |
| | <p>額曰宅眞寶鏡 宮之正殿 內奉玉皇上帝 內奉三清四皇之像 勒御製詩 內供九天眞女梓潼像 內供三官像</p> | <p>額曰璇源堂 額曰涵道崑</p> |

| | | | | | | | |
|------------------------|---------------------------|--------------------------------------|---|-----------------|-----------------------------|-----------------------|--|
| <p>寧山佑廟門</p> | <p>經西東大 配殿殿 庫</p> | <p>永慕寺 延真殿 延真殿西 延真殿後</p> | <p>永佑廟 山門 延真殿 協佑殿 弘毅殿 後</p> | <p>瞭應台北六里許</p> | <p>舊衙門西</p> | <p>德壽寺東南二里許</p> | <p>御隨西東正西東 座墻配殿殿坊 房門殿殿坊</p> |
| <p>三間</p> | <p>各三間 五間</p> | <p>九楹 三楹 三楹</p> | <p>三間 各三間 五楹</p> | <p>清世宗雍正八年建</p> | <p>清康熙三十年建 乾隆二十九年重修</p> | <p>清聖祖康熙十七年 建</p> | <p>額曰化通萬物 額曰覺被群生 內奉釋迦及阿蘭迦舍 佛</p> |
| <p>額曰香雲法雨奉釋迦 佛</p> | <p>額曰中正殿內奉天仙碧 霞元君</p> | <p>額曰中正殿內奉天仙碧 霞元君</p> | <p>額曰化通萬物 額曰覺被群生 內奉釋迦及阿蘭迦舍 佛</p> | | | | |

| | | |
|----------------------------|--|----------------------------------|
| <p>龍王廟 (珠源寺) 殿</p> | <p>東 大宮門 東配殿 西配房 九間 敵宇 過河亭 平河臺 石板房 石柱亭 水缸房 鏡虹亭 雲隨亭</p> | <p>大後殿 東御書房 西碑亭</p> |
| <p>北山之上門外</p> | <p>南紅門內團河旁 團河水中 接苑牆之南 北山之上 同右</p> | <p>山門內 後殿左右</p> |
| <p>三楹</p> | <p>三楹 各三楹 九楹 三楹 三楹 三楹 三楹 三楹 一座 二楹 一座其制六方 一座其制圓形</p> | <p>三間 五間 各三間 一座</p> |
| <p>又名珠源寺</p> | <p>團河水由此濜向苑外</p> | <p>內奉南苑安儲司土神 內有碑勒乾隆製海子行詩</p> |

| | | | | | | | | | | | |
|-------------------------------|----------------|-----------------|---------------|--------------|----------------|--------------------|------------------|---|---------------------------|----------------------------------|--------------|
| 半山房 (拂雲岫) 西臨河房 (濯月漪) | 地藏庵 大紅門更衣殿南 | 小龍王廟 大紅門更衣殿東 | 五海子 皆傍近瞭鷹台 | 一畝泉 新衙門之北 | 團泊河 黃村門內六里許 | 一畝泉水 源出一畝泉 | 涼水河 源出右安門外水頭莊 | 鳳河 源出團河 | 橋關 北紅門外 | 北紅門外橋 (紅橋或大紅橋) | 弘仁橋 (馬駒橋) |
| | | | | | | | | | | | |
| 五楹 額曰拂雲岫 | | | | | 南北舊寬六十餘丈東西五十餘丈 | | | | | | |
| | | | | | 清乾隆四十二年疏濬 | 清乾隆二十八年疏濬苑內河道凡八千餘丈 | | | 宣宗宣德七年重備 英宗正統七十八年又重修三次 | 天順二年又修之 明英宗天順七年四月改 建石橋十一月成 | |
| 額曰濯月漪 | | | | | 舊名團泊 | 苑內北源之水 | 苑內南源之水 | 明英宗天順二年所修 治者有七十六橋清會 典載共有橋關九十一 名制方位無考 | | 舊制爲木橋歲一建之 | |

近代宗教書籍之流布

漢

章

中國尊尙孔子，奉爲先師，舉國服膺，終身踐履，初無所謂教也，自漢代佛教東行，唐時回教繼至，宋元之際，道教盛行於國中，明季耶教，又接踵而來，於是宗教之局面以立，餘如沙州之摩尼教，開封之挑經教，西域之祆教，流行未廣，旋興旋仆者無論矣，要皆各有其教義，以爲宣傳，而資循守，所謂經典者是也，大凡宗教之精神，悉皆託命於經典，第因教外之人，容或未能盡悉，然其志在佈道，又豈秘密所能爲功，況自中華民國成立以還，民法規定，國民之信教自由，於是各教經典之流傳，遂成公開之進展，所以輔世長民之功用益形昭卓，吾儕學人，獲此良機，除本身信仰以外，更得以爲研究學識之備，茲就近年，宗教經典，與學說之出版狀況，試爲一綜合之敘述如次：

(1) 佛教。

(2) 回教。

(3) 耶蘇教，
〔天主教〕
〔基督教〕

(4) 道教。

現行中國之宗教，可以以上四教爲範圍，而孔教則爲全國大多數之信仰，與其他宗教之各樹教義，

自立門牆者不同，故此文祇就佛回耶道四教立論，附識於此。

(一) 佛 教

清代宮庭，自帝后以次，咸皆沿襲前明遺風，信仰佛法，甚為誠篤，故由康熙乾隆之際，即已大量刊印佛教經典，所謂殿版及內府本者皆是，無論其為梵夾（摺疊本）線釘（畫冊式）以及梵文蒙文滿文漢文各種，無不効勘準確，寫刻端正，刷印精良，至今尤為珍視，甚至京師柏林寺所儲元明以來大藏經版，亦復屢頒內帑，歲有修補，以迄民國初元，至洪憲竊柄時代，尙且數數印刷，頒發蒙藏各藩部，此則官家印行之佛藏也，此外私家刊刻佛藏，計有二次，第一次為僑居上海猶太富商哈同氏之妻羅迦陵，出資印行之頻迦藏，時為中華民國二年，（公元一九一三）流行甚廣，第二次為旅滬紳商，鳩資影印之磧砂藏，（宋理宗紹定四年至元至治二年（公元一二三一一—一二三二）釋法忠等在平江路陣湖磧砂寺所印）時為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又有北京印行山西趙城縣發現之金代所刻佛藏多現行大藏未收之書。輯成宋藏遺珍。僅出第一集。乃因事變中止，此則私家印行之佛藏也，其餘單行刊印之佛教經義，如南京之金陵刻經處，（原係石埭楊氏創辦，自楊仁山先生文會辛亥逝世後，乃捐歸佛教會公有，）江都之揚州刻經處，江北磚橋之法藏寺刻經處，常州之天寧寺刻經處，以及杭州寧波四川等處。刻印佛經之寺院，三十年來，逐年刊印經籍甚夥，其詳細子目，可以參閱北京佛經流通處書目，（北京西城舊刑部街西臥佛寺街之臥佛寺內）及中央刻經院書目，（北京宣武門大街乃萬君叔豪〔鈞〕所創辦專門流通經籍）此則教內印行之經籍也，又有近人關於佛教從事研究者，或編或譯之書，有如

佛學概論佛學叢書本 黃懺華著

佛教概論百科小叢書本 黃士復著

佛家哲學通論佛學叢書本 江紹原譯

W. M. Megovern. A. Manual. of Buddhist Philosophy.

佛學研究尙志學會叢書本 馮承鈞譯

M. Parylski. and Others, Etudes Bouddhiques

西藏法學原論百科小叢書本 呂澂著

中國民間佛學(英文本) 李紹昌著

S. C. Lee. popular Buddhism in China.

佛典汎論佛學叢書本 呂澂著

佛教各宗大意佛學叢書本 黃懺華著

佛學典籍分類之研究 陳鴻飛著

西域之佛教佛學叢書本 羽溪了諦著 賀昌群譯

法界緣起略述佛學叢書本 龔家驊譯

佛學譯書辨略 李翊灼編

三論宗綱要 前田慧雲著 朱元善譯

佛學入門書舉要 劉天行著

相宗綱要 梅光羲著

因明綱要佛學叢書本 呂澂著

因明新例 周叔迦著

因明入正論模象 王季同述

佛學研究法佛學叢書本 呂澂著

印度佛教史略佛學叢書本 呂澂著

印度哲學宗教史 漢譯世界名著本

木村泰賢著
高楠順次郎著
高觀廬譯

三國兩晉佛典錄 劉國鈞著

大藏經存佚考 馮承鈞著

華嚴宗教著述彙目 南亭著

中國佛教史 佛學叢書本 蔣維喬著

中國佛教史 中國文化史叢書本 黃懋華著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佛學叢書本 湯用彤著

宋儒與佛教 國學小叢書本 林科棠著

大莊嚴經論探原 尙志學會叢書本 馮承鈞譯

Sylvain Levi A Svaghosa. Le Sutral ankara et Ses. Sources.

法住記及所記阿羅漢考 尙志學會叢書本 馮承鈞譯

Sylvain Levi et F. Chavannes: Les Sixie Arohat.

大孔雀經藥義名錄輿地考 尙志學會叢書本 馮承鈞譯

Sylvain Lévi: Le Catalogue Géographique des Yaksa dans Le Mahamayuri

法苑義林章唯識章注 佛學叢書本 梅光羲著

宗鏡錄法相義節要 梅光羲著

大乘起信論講義 圓瑛著

大乘起信論義記講義 織田得能著 黃士復譯

大乘起信論科會 徐文爵著

唯識研究 周叔迦著

法相唯識學 釋太虛著

佛教大綱 謝无量著

印光法師文鈔 釋印光著

普賢行願品五譯合行 湯薈銘校譯

燉煌未入藏經卷目 李翊灼著

以上各書，要皆教外專修，或教內名著，而教外爲之傳播，雖不僅此，此僅就本文作者，所曾泛覽而隨手疏記者，此又教外印行之經籍也，至於個人獨印行經籍，除哈同夫人羅迦陵外，當推無錫丁仲祐（福保）設醫學書局於上海，專力印行佛典，及萬叔豪鈞（設中央刻經院於北京），丁君所輯佛學叢書，計佛學入門書十三種，最易入門之經典八種，淨土宗經典六種，法華三經四種，般若部及禪宗六種，詞書類六種，新出各經典十一種，可謂洋洋大觀，不朽盛業矣，萬君則專爲流通起見，多刊奇零小冊也，經籍以外，詞典音韻，亦爲研究佛學所必須，則有丁君福保所輯正續一切經音義彙編，乃集唐慧琳法師一

切經音義一百卷，遼希麟法師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唐沙門玄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沙門慧苑新華嚴經音義二卷，沙門雲公涅槃經音義二卷，大慈恩寺沙門大乘基法華經音訓一卷而成，成書之歲，則為中華民國十一年六月，（公元一九二二）丁君又著佛學大辭典而印行之，因其浩如煙海，不便初學之翻檢，乃更屬及門無錫孫繼之祖烈，依據日本織田得能所輯佛學大辭典，編行佛學小辭典，兩辭典之成，則為中華民國八年九年間也，（公元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兩辭典以外，又有商務印書館印行之朱芾煌撰法相辭及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編印之慧琳一切經音義引用書索引，便於初學，為功非淺，商務印書館，又將殿版刊刻流傳至少之滿漢蒙藏四體合璧大藏金咒八十卷，目錄八卷，及同文韻統六卷，影印行世，此書係清乾隆間多數學者重譯，並就正於章嘉國師，為東亞佛學及音韻學上一大鉅製，嘉惠士林之要籍也，三十年來，佛教書籍出版者，極為繁富，而其重要可紀者，略備於是矣。

(2) 回教

回教之入中國，雖在唐代，祇以其教規甚嚴，教外不通婚姻，因是與教外之接近極罕，更不若佛教之自由皈依，耶教之廣泛佈道，故其經典多仍阿拉伯文之舊，又因其教徒之崇奉備至，遵守尤篤，以故閱世既久，而其經典始終不為教外所窺見，民國成立，五族共和，教中明達，乃稍稍宣傳教義，出其著作，以公諸世，則僅此三十年來之事實也，本文作者，自幼即嗜研求宗教之史蹟，積四十年之經過，又與回教中文士相往還，略有所得，爰錄所見聞如下，

回教唯一之經典，曰可蘭經，而傳世之本，則只阿拉伯文者為最著，但我國藏書家之目錄，自宋以

來，以及清代四庫全書提要，咸無此經之著錄，誠以其無漢字譯本，而回教以外，又少能識天方文字之故也，本文作者於民國十六年，在北京獲見一種當時印行漢字譯本之可蘭經，乃鐵錄由日本坂本建一所譯阿拉伯原文譯得者，(Rodwell, The Koran)可見此經譯文，日本乃先於中國，且日本譯自阿拉伯原文中國乃由日本文重譯而成，至於在此重譯本之先，是否曾有中國人漢字譯本，則非薄學淺植，如本文作者之所能知也，回教人云，民國八年阿衡王靜齋，在北京譯印漢文可蘭經，廣安門內牛街，回教萬全書局發賣，又民國二十七年，回教徒劉錦標，在奉天譯印可蘭經，均未見之。

關於回教著作，坊間流行者，本不甚多，嘗見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數種，雖寥寥無幾，然予吾人以回教之認識者，其印象極為深切著明，如

伊斯蘭教概論 百科小叢書本 馬鄰翼著

回教哲學 回教哲學叢書本 馬堅譯

Muhammad Abduh: Outline of Islamic Monotheism

回教真相 回教哲學叢書本 馬堅譯

Hussien A. L.-dist: Haqigat el Biyanat el Islamiyyat.

黎明時期回教學術思想史 Ahmed Amin著 納忠譯

中國回教史 傳統先著

雖以上區區五種小冊子，爲量極微，然不能不謂爲近三十年來，宗教書出版界中，關於回教教義之特別收穫也，其餘回教著述，民國成立後，印行者恐不甚多，但教外無從覓取，本文作者，竭力搜羅，所得如下，

- 一，天方至聖實錄二十卷 金陵劉智著（乾隆時人）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馬福祥印行
- 二，天方典禮二十卷 金陵劉智著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馬福祥印行
- 三，天方性理五卷 金陵劉智譯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馬福祥印行
- 四，清真指南要言四卷 雲南馬文炳著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馬福祥印行
- 五，歸真總義一卷 印度阿世格著 中國張時中譯民國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印行於南京
- 六，希真正答一卷 真回老人王岱輿著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印行
- 七，天方性理本經註釋五卷 清源黑鳴鳳譯註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印行
- 八，禮書五功釋義六十三章 金陵劉智著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馬福祥印行
- 九，據理質疑一卷 榆城驚德新著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印行
- 十，醒世箴一卷 榆城馬德新著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馬福祥印行
- 十一，清真指南宗戒格論一卷 雲南馬仲修著民國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馬福祥印行附錄於寰球名人德育寶鑑續集卷二

以上十一種回教書籍，出版時期，在民國十一年至二十年間，半為馬雲亭將軍福祥印行，此為回教印行漢文文籍之濫觴，同時北京上海，均有回教雜誌之刊行，意者今後回教文籍之有漢文書冊，當必接踵而興，與往幾歲之視為秘笈者迥不相若。

(3) 耶穌教 天主教 基督教

自清康熙間，韓霖張廣撰道學家傳，於天主教士傳後，列舉其所著譯之書名，附刊於聖教信證之中。趙晉齋魏竹庵書目，載有韓霖西士書目，瞿穎山清吟閣書目，又有耶穌會士著述目，皆天主教之書目也。混合記載天主教兩教之著作，則有王紫詮韜之秦西著述考附錄於其所著西學輯存中，近三十年來繼此而作者，有新會陳援庵垣著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油印稿本未刊行，天主教）浙人方豪，著天主教經籍，及教徒著作，編成目錄，以爲治天主教文獻者之津逮，雖不及佛教著錄之精詳繁多，而要勝於回教漢文經籍之毫無統計也。近年天主教經籍目錄之最爲完備者，如

上海土山灣慈母堂印書館（簡稱徐家匯印書館）書目

北平西什庫天主堂遣使會印書館書目

實能並收今古，彙錄中西，並將近年教中印行漢文書籍，凡關於天主教徒，中國文字之著述，悉皆收入，無所遺漏，實堪欽佩。慈母堂目錄，分類二十六，西什庫目錄，分類二十三，其包括之詳賅，編列之齊整，洵非率爾操觚者，所可同日而語也。至於泛論天主教教義，而爲教外印行之書，則有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百科小叢書本德禮賢著

英文本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商務印書館編譯

Paschal M. O. Ella S. T.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 歷史叢書本蕭濬華譯

H.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XVI

以上三書，對於天主教入華佈道之行實，紀載頗詳，於三十年來所見教外印行天主教佈道史之書籍，僅此而已，教中名宿，如馬相伯先生良，英君斂之華，陳君援菴垣，皆爲漢文專門名家，其所著述

無論何種書籍，均為社會所歡迎，以余所見，英君所編校之利瑪竇辯遺牘，（民國四年出版公元一九一五）陳君著錄之也里可溫考，（民國十年出版公元一九二二）均為不朽之鉅作也。

復次基督教之經籍，自清季上海廣學會，尚賢堂，華美書館，聖書公會，紛紛印行後，流布頗廣，不僅翻印新舊約全書，及單行本，至數百版之多也，彙刊教中譯著目錄，於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已有 Rev. Alexander Wylie 創輯中華基督教文字索引，其後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有季理斐續編，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有雷振華續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有李培廷續編，舉凡教內，各教會，書局，學校，所出版之書籍，概依杜威（Dewey）分類法，彙錄一編，幾與佛教目錄競美矣，近年出版，教外所著，關於基督教之書，則有

基督教概論 百科小叢書本 袁定安著

宣教事業平議 徐宜謙等譯

Laymens. Foreign Mission Inquiry Re-thinking Missions

無論教內教外之著述，影響於科學之輸入，思想之革新，均有相當之勢力，儼然奪取二千年來，佛教在華享有之席，回憶狄考文，傅蘭雅，李提摩太，李佳白，小舫濟輩，固嘗以撰述天算醫學書籍，為佈道之具，所謂益智書會，格致彙編，所出之書，頗盛一時，但時至今日，已成過去之歷史矣。

（4） 道 教

道教自漢迄明，盛行於世，其教之經典與闡揚教義之著作，嘗仿照佛教大藏之例，彙為道藏，始於

宋，而大備於明，英宗正統十年，（公元一四四五）重輯道藏，都五百二十函，爲冊五千四百八十五，勅令經廠刊印，版存內府，至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拳匪之變，版片燬於大光明殿，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上海商務印書館，乃取北京雲觀所藏，明正統本道藏，影印行世，此爲民國印行道藏之始，但當時祇印一百五十部，流傳有限，供不應求，商務印書館，因應付學者之需要孔急，不得已就道藏之精要，加以選攝，輯爲道藏舉要，凡一百七十六種，都三百九十八冊，蓋以正統本道藏，所收周秦諸子，晉唐佚書，多據宋元舊刊，譌闕絕鮮，承學之士，相與珍之，據其隻字片詞，以糾正俗本之舛誤，因此而得溝通大義者，頗有其人，道藏舉要之輯，蓋爲十類。

- (1) 道德真經五十二種，
- (2) 南華真經十二種，
- (3) 冲虛至德真經六種，
- (4) 周易參同契十種，
- (5) 諸子二十一種，
- (6) 道書十九種，
- (7) 史傳地誌二十五種，
- (8) 攝生十六種，
- (9) 術數九種，
- (10) 道家六集六種。

於道藏舉要行世以後，又有丁君福保輯印之道藏續編，是書爲金蓋山人龍門第十一代閱一得所編，而丁君加以選訂者也，內容爲太一金華宗旨等若干種，又別選道藏之書，爲道藏精華錄一百種，分爲十集，所謂三洞真傳，十洲秘要，上自三清妙典，下逮南北兩宗，靡弗提要鉤元，以供學者研求之用，同時教外著述，亦有

道教概說 國學小叢書本 小柳司氣太著 陳彬龢譯

道教史上篇 許地山著

道教史概論 百科小叢書本 傅勤家著

中國道教史 中國文化史叢書本 傅勤家著

評點老子道德經 嚴復著

英文本莊子 馮友蘭譯

以上各書，皆據道家精義，而加以哲學的評判，使讀之者瞭然於道教真理，舉將往日道家所用術語，如所謂撤無明網，絕有漏緣，涵三抱一之精，九轉八還之妙，玄府總持，大羅密諦等語，無關正義者，悉皆刪除淨盡也，綜計道藏之主要經典，厥維老子道德經，即以道藏舉要而言，所收已至五十二種之多，而箋註疏解老子之書，尚不止此，近大王重民所撰之老子考（中華圖書館協會叢書本）詳列各種關於道德經之著述，書至三百三十五種，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出版足徵國人對於道德經之信仰，為何如也，至以新理詮釋老子道德經者，有民國初元，北京印行之劉少少所著新解老，而蒼萃群言，折衷一是者，又有民國三十年出版，勞君薦文健所著老子古本考二卷。

結 論

國人對於宗教之觀念，向來並無深切之認識，不過文人學子，偶爾採擷佛道二教，經典中精理名言，以為臨文時，典故藻采之運用而已。前清光緒中葉，粵人黃公度（遵憲），湘人曾重伯（廣鈞），譚壯飛（嗣同），贛人陳散原（三立）喜以佛教耶教名詞，雜廁於所為詩文中，當時或詫為淵博，或譏為怪僻，或嫌其無從索解，迨至近年學者，因研究社會情狀之故，對於宗教原理，始知從事考索，又益以各教之自行宣揚教義，不遺餘力，因此宗教書籍之出版，轉視從前為盛，關於陳述宗教原理之著作，則有

宗教哲學引論 百科小叢書本 殷佩斯譯

W.K. Matthews. The idea of yo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宗教的出生與長成尙志學會叢書本 江紹原譯

G.F. Moore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

比較宗教學 嚴既澄著

宗教本質講演錄 中山文化教育館中山文庫本 林伊文譯

Ludwig Feuerbach Das wesen der Religion

宗教問答 日本安島健著，甘浩澤譯

世界宗教史 百科小叢書本 加藤玄智著 鐵錚譯

東漢宗教史 史地小叢書本 宋佩偉著

宗教基礎 陳楚著

宗教法言 關洞源著

科學家與宗教上冊 江道源著

近代中國，以信教自由爲原則，故國人對於佛回耶道各教，各有其中心之信仰，然所以爲信仰資料與工具者，則不能不憑藉於宗教的出版物，宗教之出版物，於進三十年來，處於無拘無束之地位，儘量發揮其偉大之精神，真接爲人心之藥石，間接裨社會之治安，凡所以培養民族之道德，維持群衆之風俗者，關係至爲重大，試就佛回耶道四教之經典文藉，而統觀之，誠有竭力提倡，設法維護之必要，其價值固不在科學以下也，爰草此文，就正有道。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在津南張橋腐舍寫記。

南宮舊事

魏斯逸

此南宮魏斯逸遺著之一，記晚清官試廷試故事亦定係據言之遺也刊本不多見爰校錄之

禮部制，凡值辰戌丑未之歲，皆舉行會試於京師。

庚子之亂，舉場廢，乃會試於河南，歷癸卯乙巳兩科後即停罷。

余舉進士於光緒乙未。時方用兵，公車多留滬上，不敢渡海，故是科中額特少。

舉場在崇文門內東偏泡子河呂公堂後。

附近旗宅皆於場期前搬移，爭往租賃，取便入場，謂之小寓。至公堂額嚴分宜書，皆不能及故卒不易。

甬道左有古槐橫入東文場龍字號，相傳午夜樹間聞音樂聲，是科必有入相者。

三月初六日早朝，命大學士一人爲正總裁，命副總裁三人，知貢舉一人及房考官皆限午前入闈。

凡得試差本宅及會館大門俱用大紅紙書長條三，一正中兩斜交封貼，雖日久皆不洗去以爲榮。

是科正總裁大學士徐桐副總裁戶部尙書啓秀禮部尙書李文田工部侍郎唐景崇知貢舉倉場侍郎長萃，余爲李文田師取中，房考出編修陳榮昌師門下。

初八日進頭場，黎明擊鼓啓闈，分四路點名，唱搜遇給卷挾簽至龍門知貢舉公座前簽入，日晡後封號門查卷加戳記。

三日一放闈，十一日進二場，十四日進三場，十六日終場，每場有犯規者即貼出不入次場，謂之攔榜。

頭場試四書文三篇首題欽命出論語，間有出學庸者，次出學庸，三出孟子，試帖五言，八韻一首，二場試五經文易書詩春秋禮記各一首，三場試策問五道，彌封糊名謄錄易書，以硃代墨，每藝有添塗改皆小注於下一如鄉試。

是科首題爲主忠信。

禮部分計直省人數，各舉三科中額爲例，請旨以定本科中額之數。揭曉日報人設紅錄所於琉璃廠，每填寫一名卽先傳報，報條旣出，隨貼一紙於外，是日皆往琉璃廠聽紅報條，書中式第幾名貢士，榜掛禮部門外。

余中式第一百八十一名。

禮部發來棉料親供紙一張，如部照式，填寫履歷年貌三代籍貫。

余原名煥奎，仍用原名填寫，覆試後乃呈請於殿試改今名。

覆試在保和殿，由中左門入，殿廷惟設矮几，不能伏書，各帶琉璃廠所賣小卓，（布面鐵質可以折疊）試四書文試帖各一首，用白紙數寸書題貼廷柱上，丹墀南光祿寺設有餅餌，殿試朝考同，謂之紅綾餅。

以書法試帖爲重，不以文第高下，余列二等。

殿試日由中左中右兩門分點，單東雙西，欽派監場王大臣皆朝服，讀卷大臣亦同在殿外行朝賀禮，鴻臚以滿音宣贊，禮畢，讀卷大臣八人退宿於文華殿。多士跪丹墀上領題紙，策問四道，卷有謝本，書策首四語，點入時隨卷各給表裏票一。

卷長一尺四寸，白宣七層，凡八開，每開十二行，紅闌格，行二十二字，拾寫頂格加二字，共二十四字，書七開半爲滿卷，約二千字，每行均須落腳首尾拾寫亦皆有定式，起草用比格，正式端書，窮一日之力，稍懈卽不能完卷。李玉田策筆每支售銀二兩，一得閣墨汁白雲頭斃者，一盒重五錢，售銀四兩，非二家筆墨則不能書，終卷非四五易筆不可，仍須備黃連燕脂水以防筆燥。

是日辰刻大雨，丹墀上水深數寸，王大臣朝衣皆濡溼，多士則跪於中和殿後檐下，先是有御史言上科爭奪題紙殊不敬，故是科獨謹肅。

皇帝御乾清宮，讀卷大臣擬進前十卷呈覽，欽定後開單授禮部堂官，出乾清門下西階數級，低聲以次宣召，隨帶引見，未到者降附三甲末，前三名卽一甲，謂之小傳臚。

是科王龍文書極精滿，擬進第一，向惟依序填唱，德宗忽逐卷披閱至第九駱成驥卷，不依常格，復有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語，德宗特賞，移置第一，第十喻長霖卷亦未依常格，移置第二。

次日大傳臚，皇帝御太和殿，殿中設御案，殿外設宮樂，太和門內設太常樂，自丹墀至太和門東西立仗，皇帝升殿，鳴鞭樂作，王大臣位丹墀上，百官立仗內，行朝賀禮，既畢，百官由仗後退，大學士由殿東壁捧榜至御座前呈覽，出置殿中門外黃案上，新進士行禮畢，止樂，鼎甲出班依品級跪，殿上滿音宣詔，宣畢樂作，謝恩，禮部尙書捧榜降陛，用曲柄黃龍撤罩之，正郎跪丹墀下接榜，新進士隨榜出太和門，乃鳴鞭退殿，至午門外用黃亭舉榜，樂前導，出端門天安門，新進士皆隨榜由中門出，挂榜於東長安門外，榜爲內閣中書官寫。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是日狀元授職修撰，榜眼探花授職編修。順天府丞各奉御賜酒一杯，騎馬以儀仗導行，勒題名碑於太學，碑首仍以會元名稱榜、榜及殿試卷俱藏之內閣。

凡得鼎甲省分，是日同鄉京官開會館設譙演戲，徧請以前各科鼎甲，迎新狀元，其榜眼探花亦如之，鼎甲傳臚用大紅長條貼門與得試差同。是科狀元駱成驤榜眼喻長霖，探花王龍文傳臚蕭榮爵。余列三甲。

次日午門謝恩，詣太學行釋謁禮，赴禮部宴，皆一甲三人往，後鴻臚寺謝恩，但使小費領取執照。午門外發表裏，以票往領綵緝各兩端。

朝考試論一首疏一首試帖一首。

卷用白摺凡七開，論疏各兩開，亦有滿卷者，重書法，試帖亦緊要，一等不用翰林者極少，大省一等多間有之。

引見由禮部司員帶領，每班十人，用司員一人，一引前，一押後，既跪，司員左右立，禮部堂官遞綵頭簽，以次稱履歷三句，始名某省進士年若干歲，既訖，左右引其衣使起，遂退下，日引見五六班，至末班完即降旨某某以翰林院庶吉士用某某以六部主專用，某某以內閣中書用，某某以知縣即用，某某著歸本班，引見先一日皆至禮部習儀。

簽約長四五寸，闊數分，綵頭粉蠟。兩面書始名省分年歲，殿廷三試共幾畫，如兩一等二甲則四畫，單內硃○者用庶吉士，△者用主事，◻者用中書，◻者用知縣，無硃者歸班。凡三試在末後五名內俱歸班。六年後仍以知縣分省，另爲一班，補缺較易。余共七畫，在主事即用之間，仍用主事，簽分刑部。

余引見於乾清宮，由丹墀西上跪殿階下，御案黃罩在殿門內，達天顏實不過咫尺。德宗龍表目長面白，聖容溫霽而有威，案左右為禮部堂官，侍衛列後，孝欽皇太后臨寶座則深遽不可見。

房師費金率十二兩為常，門包四兩，座師費金率八兩為常，門包二兩。知貢舉或往或不往，房座師各備小門生費金於其師，但往投帖送門包而已。刻行卷板價以其半送房師宅。

陳榮昌師獨不受板價，其房考張英麟於小門生往謁皆接見。

余謁諸座師，徐蔭軒相國獨殷問曰，孰為魏年兄，若已夙知。復曰，諸年兄勿謂此後可不讀書，所讀書更多於前。座師稱門生曰年兄，同榜相稱曰同年，前科留補殿試者於本科亦稱同年。

覆試後團拜請座師，歸會元承辦，殿試後歸傳臚承辦，皆假飯莊或會館，衣冠公燕，演戲，後凡本科事皆傳臚出名，令長班走單，引見後再團拜一次，以錢諸同年之外任者，各房同門團拜請房師謂之房團，歸房元承辦，房座師請門生必備廛席以往，約京錢十六千。

創作連叢

第二輯

「蘇懿貞和她的家族」

- 一夕.....雷妍
- 風網船.....關永吉
- 陋巷.....秋螢
- 蘇懿貞和她的家族.....山丁
- 暗春.....袁犀

我們感到目前創作力之貧乏，以及一般雜誌之不能收容創作小說之現狀，乃毅然刊行「創作連叢」第一輯業經出版，內容完全刊登新作品，預定每月一冊陸續刊行，除特約撰稿者外，並歡迎外方寄稿，一經刊載稿酬從優，希望作家諸位援助。

新 民 印 書 館 刊 行

賜硯齋日記

癸亥正月

清在意先(寶臣)

初一日庚申朝丑初祀神辰初入直蒙 賞茂豫春條 上以達

和免升殿受賀隨王貝勒等詣 太極殿行禮 賞平金黃緞

荷包一均兒亦蒙 賞受祿春條退直稍息與均兒同車拜客

十四家作復寶臣書交捷甫夜看杜工部集加墨識

初二日入直帶烏林拜客三家午後上街天氣和暖河水半已消

融燈下作復翰怡書交堂上寄夜看蒙古遊收記

初三日晨訪學真於廣濟寺拜客二家午後同均兒照一朝衣相

耕梅來少談傍晚微陰夜看黃孝子尋親紀程

初四日微雪捷甫雲汀伯石至自津均久談仲三繼至客去拜客

十九家上灯後瑞臣來叟老約食白魚辭之夜有病意看攬轡

騷鸞二錄桂海虞衡志升吉甫錢寶臣題獨立圖寄到

雲林齋蒼翠原隰縱橫倘得同心侶相携作耦耕 逝水已

如此觀瀾將若何澄清如有願一爲息鯨波(吉甫)。

一碧江山遠入天更無間處著雲煙靜觀好辦微茫色要識澄

初五日入直拜客四家叟老來留飯深談午後上街天氣較涼夜

看鏡圍山叢談蔡條撰京之季子也

初六日入直 上開子舊年均 賞墨硯畫幅今則無矣拜客十

家天氣斗寒河水復結晴臆靜坐仍看鏡圍山叢談鏡庵來客

去上街夜寫日記筆膠殊困滌之再寫

初七日晨看書午遊廠肆遇拱北在茹古齋買曹素功墨英古齋

買筆筒葆效先對聯德寶齋買銅香盒磁印盒翰文齋買巢經

巢詩集石渠隨筆均兒亦買習苦齋畫絮及石印畫稿歸已上

燈夜看揮麈前錄

初八日風較昨尤寒爲金世兄潛庵書扇尙得意看揮麈後錄得

報今日 上又輟學是否遠和作書問艾老得復終日無事看

書既倦又看均兒作畫頗足移情揮麈錄載長嶽記及詩賦暇日

當抄出夜爆竹甚多

初九日入直午後拜客四十一家在青雲閣爲均兒買石印畫片

數事嚴寒如昨且有風夜 上電問爆竹之聲何多奏對移時

初十日作謝寶臣書肆文堂送來真跡日錄圖繪寶鑑均可收近

午看均兒作畫張老詩鐘會以畫燈為獎所畫者是也拱北琴

南俱應是役聘三來張世兄慙來均久談晚得報 上有携薄

傑出宮之說竟不知何往催促開門甚急即進 內邸隨至以

無甚動作未請見第傳總管來問大槩而退

十一日入相 三宮主位尊見邸言昨事也又見 上散直同瑞

訪越南門禁事留飯又同謁邸晚約張艾雲汀小酌商補救辦

法未得要領奈何

十二日為劬襄書屏尙得意領到 上賞綠龍磁盤一傍晚與瀛

貝勒拜壽夜訪拱北均兒亦隨往歸已三更

十三日入直已刻 上升殿受賀黎元洪遣使來賀帶見均兒亦

領到 上賞磁六橋來夜抄良嶽賦

十四日聘三來客去抄書午後上街夜涉獵棟亭叢書十二種新

收者

十五日入直午後與惲太夫人拜壽問年才五十耳拜客一家遊

歲夜詣 先祠供元宵行禮家人作手談

十六日與仲泉拜壽又弔王劬農之喪雲汀來久談傍晚上街踏

燈而歸繼臣送到廉州石谷會冊令均兒擇佳者撫之余每遇

節令若有無限感愴者境為之乎年為之乎

十七日抄良嶽賦筆敗殊困保孫頭面小瘡久不愈殊墨念如再

生當請醫診之恐浸淫為患也夜看祁鶴泉西域釋地一卷西

隱要略四卷二書簡要有體善本也欲知西域疆界者須首及

之今日頻咳有病意一日未出門亦無一客來

十八日入直看揮塵餘錄午後與劬襄拜壽聽戲夜深始歸晨間

訪雲汀深談時許捷南亦在座(越日補記)

十九日晨看宋史蔡京傳午後看玉照新志亦王仲言撰傍晚赴

孫慕韓金拱北約得呂子畏書即復天燥大嗽夜奇渴均媳病

請張午樵來診

二十日冒鶴亭來少談即去午後上街遇雨而歸對門德姓二子

年輕失教流而為匪今午兄弟二人忽在前門持槍劫人偵緝

隊逐之一歸其外婦家入捕槍傷一兵遂自擊以死一投其母

被獲自盡於人煙稠密之地作劫毋乃大膽夜聽外雨聲瀟瀟

聽之可喜春溫或少殺三更後雨止風起聞雁

二十一日入直大風午後寫壽屏傍晚赴遜敏之約勉覆小勝夜

深始歸

二十二日晴暖買巾箱本孔叢子又借妮古錄二冊於肆文書友

凡四卷陳眉公著

董元宰寄余書云所欲學者荆關董巨李成此五家畫尤少真

跡南方宋畫不堪賞鑑兄幸為訪之作一銘心記如宋人者俟

弟書成與合一本即不能收藏聊以適意不令海岳獨行畫史也

右見妮古錄暇日當師其意為之擬分已見未見惟畫家應及明代為限耳昨夜室暖熱今尚不適過午即睡傍晚起在後院散步花木已有萌動之意燈下看妮古錄四卷畢有可記者錄之夜看玉照新志畢王氏所撰揮塵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三錄三卷餘錄二卷新志五卷悉卒業此書翔實說部中有稗史學者

廿三日入直大雪又至毀老家新有妾喪也午後贊希亮生來晚請午樵與保孫看頭面小瘡謂是濕熱薰蒸所致晚心緒不寧遂睡定司官來白事見之夜未聞保孫啼聲用藥洗後已安睡矣心稍慰看東城雜記樊榭撰凡二卷所記皆杭州城東舊聞遺事詳洽記坊巷者所應取法也均兒撫廉州畫冊六幅已成雖不能似冀其稍知設色之法原冊送還獻臣得復

廿四日入直又同濤越沈至邸歸家少睡赴梁高生之約又赴福子昆之約歸已加亥頭痛有病意夜仍嗽買歷代宅京記朱槐盧刻本也聞子昆言直軍近又布置戰線奉軍亦有調動且開軍事會議

廿五日晏起近午訪獻臣見其近作白梅八律甚佳又借其黃穀原畫冊赴詠春約席散風日和暖乘輿踏街上燈歸夜抄畫目

手楚遂止翻閱周亮工讀畫錄朱翰之容即七處和尙記前校石渠周亮工集畫冊內有此人筆墨絕超明之遺老也其品第當與無可石濤石谿等其意境至今尙能記憶無意遇之是可喜蓋當日不知為誰也

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蔡季通睡訣也見周公謹齊東野語愛而錄之

廿六日入直陰寒有風翻閱石渠續編消遣獻臣篆書屏裱得神采大異此君習篆五年不意精進如此再十年後徐忠勤須讓一頭矣近午倦極思臥飯後出東直門至延壽寺與世文端上祭明日遷葬也晚越干約在福全館便飯座有雲汀捷南夜看石渠續編并校阮氏隨筆

廿七日晏起檢鮑氏叢書遇胡邦衡經筵玉音問答閱之乃記孝宗隆興元年五月內安事也天微陰似又釀雨睡足食飽精神煥發又看劉原甫公是弟子記午後看會敏行獨醒志凡十卷上燈後畢業

廿八日均媳携立孫保孫歸甯天陰有雨意同古堂電告印章四方已刻齊午後遣人往取看黃常明徹碧溪詩話十卷潤之來與均兒談畫非訪余者也余無事亦樂得與之周旋晚赴衡四之約夜雨

廿九日晨起天氣清潤至後院散步草已回青梨柰柳枝俱有萌

芽看費補之梁谿漫志凡十卷作書致艾老得復午後上街夜
校畫記食燒羊殊佳

二月

初一日入直鶴亭來久候客去校畫錄夜同內子均兒姪女至真
光看三劍容電影遇榮仲泉夫婦

初二日晨至長春寺叟老如夫人開弔也又訪艾老少談午後至
榮壽公主第拜壽上燈後校畫記至夜深手披口讀心目并營
竟不覺疲

初三日晨候壽臣文其病已深相對悽惻午後睡傍晚立孫歸夜
看杜集

初四日入直又訪莊志道歸家得報壽臣文謝世何其遽也即往
哭之午後上街終日惘惘若失夜涉獵石渠寶笈續編欲定編
目凡例也

初五日晨訪貢邸爲壽臣廩氣事也叟老來謝未見天暖室中可
以撤火矣均媳保孫歸午後上街夜校畫記

初六日晏起院中散步時許梨丁香均發錄芽校石渠隨筆傍晚
携均兒至唐邸送三夜校畫記

初七日入直午後至唐邸爲其迎接 賜奠 天使也歸稍睡晚
赴叟老約夜分散

初八日聘三來留午飯客去睡近日意懶心弛諸事均無興致擬

定一課程以自策勵晚偈大修二約赴之指節抽痛問艾老云
是受風夜看杜集對門笙歌聒耳兆丹爲其弟之妻作壽也

初九日入直歸即睡近午起看鄭湛若赤雅三卷中卷山川藻麗
不減鄴亭容檢其詩集參校之晚步庭階看立孫戲頗得天趣
午後本欲上街以嬾而止

初十日雨晨越千來客去雨益密獨坐賞之看放翁入蜀記六卷
石湖吳船錄二卷放翁於乾道六年庚寅自浙入蜀石湖於淳

熙四年丁酉出蜀歸吳所記景物放翁則步步入勝石湖大有
五嶽歸來不看山之槩故較略惟記遊青城峨眉二山則甚詳
向晚雨霽携杖散步後園看花木均有欣欣向榮之意襟懷洒
落亦一適也上燈後看宜州家乘一卷放翁家訓一卷

十一日陰晨看樓攻媿北行日錄二卷乃隨其舅使金紀程之作
也午後雨看王聖塗灑水燕談錄十卷聖塗名關之灑水人宋
進士所記朝野雜事分十七門三百餘事實顏堂妮古錄久置
案頭今日還肆文書友夜腹痛似欲下利

十二日晴入直越瑞均到雨後殊爽頗動遊興鶴亭玉淵潭之約
以道澗改地大無意識歸家稍息至後園看起花奮牡丹芽甚
盛午後遊廠肆晚赴鶴約於叟老齋中座有君立蔭伯散頗晚
十三日入直又訪聘三少談即歸前日已有下利之意今日黎明
裡急尤重屢起屢臥疲憊殊甚勉強進內即訪聘三亦緣公事

須與面器也午後稍睡精神漸復上街遣之欲少行勤一散鬱陶歸下利數次痔又大發夜看周輝撰清波雜志八卷此書似勝於瀨水燕談錄均兒又進班此月已二次矣向瑞臣借到冊二軸二為均兒作畫彙也存目於後

董文敏畫冊

胡元潤畫冊名王昆胡宗智子墨香居畫識作宗仁子父子兄弟均精繪事

關何思玉潭凝碧圖軸名思又名九思字仲通號虛白烏程人

萬歷間有名

靈野遺山水軸

遲日尙擬向獻臣借數幅來既校石集之後所見畫竟少當意者奈何昨在德寶齋見戴文節畫卷乃為離縣陳壽鄉畫者絕佳商借未允

十四日入直以下利未愈先散潤之來少談即去看清波雜誌四

卷清波別志三卷午後赴遜敏約夜深始散周輝字昭禮淮海

人祖居錢塘後又居杭之清波門改名其書曰清波別志清波

別志顛顛正後跋作三志然則尙不止此二集歟

十五日休息下利小愈後院杏子已將作花近看宋人說部頗有

興擬先將架上已有者涉獵畢再及之明人所著者若事購求

則力有未逮且可不必午後獻臣來談并看石渠寶笈亦以為

大觀也傍晚微雨翻閱錢十蘭料注地理志又與汪小米校本參看讀漢志二者皆必不可少之書也吳氏補注較繁似遜其簡要夜看朱少章曲洧舊聞四卷

十六日晨裝詢山來拜見之近午至唐邸賜祭留飯午後為其

題主歸後看人在後園種花立稍久下利之疾又作至初更加

廁者數四委頓殊甚夜看曲洧舊聞六卷畢中一條謂石炭見

於漢書地理志豫章郡有出石可燃之語偏檢今本無之濃煮

普洱茶加檳榔縮砂生薑飲二盃腹墜略減胸膈小利年十日

九不適老態所致乎幽憂所致乎其憊也

十七日晏起利止而氣則甚弱均媿生辰宮賜如例蔭伯約飲

謝之蓋恐飲食不慎病復來也午樵女客來賀者多避露後園

看周公謹齊東野語六卷傍晚延張午樵診脈開一方紹興御

府書畫式周公謹所記者也擇錄之他日當令沈文和錄出佩

文齋書畫譜採錄刪削太多非全文今在後園逍遙終日心境

俱清所謂因病得閒殊不惡也

十八日陰晨起腹墜較昨又劇過午氣餒立重坐輕看齊東野語

四卷又抄良嶽巖排遣筆又敗矣欲上街因病而止作書與獻

臣未得復傍晚小雨霏霏夜看齊東野語二卷抄書六葉

十九日陰腹墜大減午前與阿雨齋賀喜又弔誠裕如歸後看斐

齊東野語四卷午後至唐邸送庫晚約懋堂仲三讀民澗之子

寬飯於福全館夜看齊東野語二卷

二十日晨為唐邸送殘步出安定門路稍遠行久氣又下墜歸後

延午樵來看脈開一方獻臣來客去上街遊廟買木蘭二盆日

下舊聞庚子秋詞二書夜看齊東野語四卷

二十一日陰清明節携內子均兒媳出阜成門謁一先塋西初歸

氣際已愈夜看齊東野語二此書二十卷已卒業有可錄者尚

須一檢

二十二日晨閱日下舊聞此書舊有已贈立民故再買因第看

欽定日下舊聞攷不溯其源尚不足以竟其全也午後欲上街

雨來而止拄杖至後院看杏花傍晚錫司官來見之今日意興

殊減看書寫字均懶為無已翻日下舊聞排悶燈下孤坐仍看

日下舊聞徐健庵序中叙問答頗得沿革梗槩以朱書參校舊

聞攷遂看三卷艾老所居門外之橋即昔之呂梁洪也漾金亭

舊址亦在此明之南內英宗復辟後所增修門西向中門及殿

均情向是為中路夜仍服午樵方藥

二十三日晨起錄舊聞攷各案語以備參校今日已不服藥腹偶

作痛

近午至後院看杏花今年花朵較昔稀梨花亦將放午後上街

又訪拱北少談見其壁懸一簫囊賤爾亭圖紙本談設色無款

筆墨意境的真元人記前校石渠書畫會見巨然此圖是所從

出也拱北以二十金得之是真奇遇歸已上燈夜看日下舊聞

攷參朱書

二十四日入直已病假十日矣天氣和暖御柳含青春意已深歸

少睡午後仍看日下舊聞攷及朱氏原著所攷遼金元舊跡大

都已具欲再搜羅而舊籍散亡城市改易雖偶獲一二亦難確

指與其勉強依託何如從缺為愈傍晚與遜敏拜壽入夜始歸

二十五日晨在後院看花午後上街意行甚適抵暮始歸沈庵送

到麓臺畫幅亦均兒借臨者也夜看王幼霞庚子秋詞二卷理

詩牌內子助之計千二百八字意將從事於此也連日思至德

勝門外土城一遊欲訪元城遺址耳均兒入直一月三度矣

二十一日登丙舍後山望摩訶庵慈壽寺

亂後名藍尚有臺北連孤塔共崔嵬斷斷烟浮碧春仍在曠色

烘晴雁又來千相莊嚴歸瓦礫一椽興廢總塵埃灑華舊跡猶

能指望古蒼茫未暇哀

廿六日大風昨紫竹院送玉蘭一籃汲水養之香盈一室午後稍

睡起看元詩選成集天氣微燥易薄棉袍臄外鸞技已作花矣

瑞臣來書往西山作書致六橋巖臣晚風息燈下仍看元詩選

廿七日入直與強老在直廬久談又至福壽堂與汪袞甫之太翁

拜壽訪巖臣歸聘三來五樓來族弟來均久談贈族弟銀十元

客去睡傍晚上街分始歸

廿八日晏起昨與聘三商輯石渠補遺聘三任輯

御筆余任輯列朝名人書畫今日首事自午至暮南書五十五條手已楚矣置之

廿九日入直歸後輯畫日午後睡學真來少談此次至瀋竟募得

六千元余代募二款亦交之晚至後院澹花夜看元詩選金臺

集宮詞次僕公遠正字韵云瓊島岩巒內苑西據此則元之大

內不能在安定門之北矣其白馬廟云祠當城角當在宮城西

北角蛇竹則以為在大城西南角也其致悞乃在城南咏古一

題耳夫城南云者舉其多數而言所咏固不盡在城南如妝臺

西華潭俱在西距白馬廟南北僅一二里不得謂之南也

三十日晨輯畫日午後吳彭秋石世兄來均久談客去訪艾老歸

看均兒作畫臚外梨花盛開同內子照相

三月

初一日陰入直奉 旨派楊鍾義景方昶温肅王國維均在南書

房行走 德宗景皇帝御製詩文派朱益藩朱汝珍敬謹編退

直雨至稍休至後院看花盆豔傍晚與立孫在廊下散步雨聲

浙瀝入耳清心輯畫目第一冊畢

初二日晨答拜斐蘊山京兆見之道濼難行又在曲巷車中顛頓

益困又至德寶齋稍坐天氣斗寒易裘商雲汀來見之新自奉

天歸也久談傍晚至樂印孫處弔唁其伯母謝世也又赴孟觀

候約

初三日晴寒猶昨也心煩不耐靜坐晨起即至後園花下散步午

後翻閱元詩亦苦乏興傍晚益寒赴亮生約夜分散

初四日入直又至 上書房檢佛像十二軸經十種交法源寺陳

列歸即睡午後起鏡庵長談至暮晚在福全館請雲汀捷南談

瀋陽地畝事瑞臣贈

舅父恪勤公畫一幅乃晚年筆至佳頭有病意且下利景鳴九

來

初五日晨與少華賀嫁女之喜答拜景鳴九久談又訪叟老少坐

即歸頭痛微嗽飯後睡時許至後院看花頻嗽吐痰甚多昨鏡

庵謂余面色見老且消瘦余亦自覺蓋自交春以來十九不適

意興亦極頹唐也傍晚赴六橋之約飯後清談并看六橋詩稿

初六日瑞臣珏生約以路遠辭之得温毅夫書電問崇效牡丹消

息欲往游也得復須月半於能開傍晚至慶邸拜壽看戲早歸

夜看均兒今日所作之畫尙佳為定名曰夏日山居蓋王黃鶴

有此圖也

初七日入直鄧文藻報効 實錄館經費 賞二品銜并三代頭

品頂戴下直至後院看海棠丁香李奈均盛開梨花已謝午後

上街月上始歸作寄仁安書又與鏡庵訂遊崇效寺之期姑定

十五六候其擇一日也

初八日陰至後院看花借職臣之藪原畫冊還之在廊下看立保

二孫戲午後看日下舊聞考飯後拜張松壑未晤遊融晚至攝

英商部同寅團拜

初九日入直 內藏宋元佛像十二軸宋元刊佛經十部交法源

寺道階陳列歸家後肄文堂送到日下舊聞紙印均桂留之前

買帶經堂者送還又留學刻春明夢餘錄一部午後拜鄧君翔

文遊廠肆倦甚遂歸王嵩儒來夜早睡

初十日晨起看花近午看日下舊聞今又下利痔發潤之來向晚

臥時許夜看杜詩得仁安書并和詩錄後

極目蒼茫望紫臺西山依舊碧崔嵬幾經劫後蟲沙變又見春

前鴻雁來十載天心沈白日八方風色半黃埃讀君老去悲涼

語彷彿笳聲五夜哀

十一日入直汪甘卿來少談午後上街又至精益店取眼鏡後院

牡丹姚黃一種已將作花夜看杜詩

十二日晨贊希甘卿來午後上街夜踏月而歸燈下看杜詩

十三日入直午後輔臣來久談傍晚至茹古齋少坐又赴全公同

興堂之約

十四日晨携均兒訪鏡庵早飯後遊崇效寺牡丹惟綠白二種開

鏡均登樓看紅杏青松圖余至西來閣下徘徊久之閣已爲營

中養馬之所矣耕梅來遊同遊龍爪槐路過聖安寺法源寺座

間談及怡園乃耕梅所居之宅舊額猶存晚飯時廣和居溝遊

終日極暢得聖安寺怡園所在尤快

十五日晨起看杜詩前後院牡丹均開中院尙朱吐萼傍晚回拜

甘卿訪叟老艾老夜看杜詩

十六日入直引看女子越千進排瑞臣放排午後瑞臣來同飯學

真又至客去休息傍晚看杜詩三卷心頗能入夜月色皎潔

十七日晨往弔錢幹臣少坐即歸看杜詩一卷刺梅盛開午後上

街歸尙早携立孫至後院花前小坐夜看杜詩今日腹瀉五次

殊憊

十八日陰午後微雨中院牡丹亦開較去年又盛爲沈丹之書扇

晚赴職臣約越千託故不到假瑞臣銀二百夜又雨

十九日入直又在福全館公請汪甘卿席散拜客歸家少休新霽

殊爽遊廟貫花子六袋夜看珊瑚網所載梁趙巖神駿圖卷有

趙文敏題長歌跋言錄杜余知其非然一時不記誰作王百穀

後跋亦言杜集所無斷爲逸詩及翻東坡集則此詩固在古人

荒疎何減於我毋乃可笑

二十日均兒生辰 永和宮賞尺頭二銀二十午後至樂宅送庫

女客甚多晚在後園小室避蠶看雪稿詩話楊子勤所著者夜

微雨客散已丑初矣

廿一日入直瑞臣到答拜王僧儒又至嘉興寺看織布机後學真

來辭行去後上街夜洗足看汪硯玉珊瑚網畫脫頗多紫竹院
送牡丹一盒汲水養之香盈一室今日交立夏節

廿二日早起看汪氏畫錄參校卞氏彙考排閱而已午後在可園
請客同座者二十五人大風晝晦牡丹尚有未放者

廿三日入直檢畫歸即睡均熄携定孫進內會親傍晚立孫歸
赴亮劬之約皆酒徒也席半瑞臣電約至江叔穎厲知李燮陽

鄧元議案列入明日議程又回劬襄處覓貢邸商抵制之法輩
伯來不過

廿四日入直同邸及陳朱紹實議因應之方先勸邸以鎮立歸訪
鞏伯未晤族弟遷居與銀四十就榻休息傍晚至後院散步夜

看日知錄得電議院今日未議事即所謂流會也
廿五日入直訪拱北少談近午贊希甘卿來久談客去休急傍晚

訪六橋歸與贊希瑞臣電譚均兒所畫八幀已交畫學會夜看
洪北江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兼校胡圖遺閱而已

廿六日入直同艾越在會賢堂早飯又赴瑞臣之約悟詠春詩略
歸家少休晚至福全館赴子昆約商署中公事

廿七日昨晚商雲汀至自天津來訪久談壽皇殿失盜晨詣陪
勘事畢入直午後休息傍晚均熄歸換車出門拜客天氣燥熱

連日事繁竟未開帳夜贊希甘卿來
廿八日入直帶匠養心殿太極殿飯面賞謝歸即睡午後六

橋來晚赴貢邸約疲儘先走

廿九日入直太極殿賞飯歸家少休彙初客去同贊希及其女
往看畫學展覽會無甚佳品訪張小松久談已黑夜訪雲汀於

捷南家

三十日入直重華宮賞扇二柄并賞飯面謝微雨午後上街

傍晚驟雨早睡

譽粟詩

自海禁開。鴉片流毒中華。詩人恒以之入詩。以警
國人。清歸安沈著士太首春星草棠集有詠譽粟花三
首。頗有含蓄。其末一首則沉痛之至。詩云：

葉葉花花照眼明。娉婷麗質自天生。何須祗
席防耽毒。尤物撩人已可驚。
亭亭倩影畝東南。漿挹筠筒賈信三。卻笑鄰
家迂拙甚。連畦打麥不盈甌。
未能解語偏傾國。種毒由來足此花。天醉不
知中土恨。故教臥榻徧餐霞。

下里詞

送楊使君

趙熙

心感中年別故交。一官如芥共堂坳。西行卻有高僧意。萬水千山自打包。
 十載東方鬢已新。散原無閣築延真。扁舟此日還爲客。滿眼紅湖綠戀人。
 身外殘書塞兩扉。一舟搖入海天微。輕裝穩壓彭蠡碧。頭白匡山話早歸。
 日照香爐生紫煙。知君於此漱瑤泉。醉中一洗銀河筆。大瀑如龍落九天。
 老愛山房聽雨眠。送君心已到開先。此中禪味分明在。落葉東林去眇然。
 一月出山天色晴。中秋夜泊九江城。思君不見桂花發。水上之官明月生。
 路轉樊山樹樹秋。縱舟漢口又沙頭。彝陵訪過歐陽跡。一夜猿聲送峽州。
 西陵水色勝新安。朝暮黃牛上峽難。人在空船歌一曲。雁聲遙應第三灘。
 小泊香溪到玉虛。洞中垂乳是仙居。祇緣心上明妃在。水味濃香滿漢書。

空船峽上即晉時新崩三灘也

屈原廟前楓葉紅。壽州平明打鼓上巴東。秋風享下香火絕。手板無人謁寇公。

巫山峽影玉清冷。人在冰壺一色青。水響猿啼神女怨。雲晴雨淡楚王靈。

巫山窈窕復玲瓏。墨作圍屏玉作峰。一鏡桃低綠水。瑤姬寫影在當中。

縹緲巫山十二峰。晴峰奇秀雨峰濃。美人峰更薰香立。如此巫山愁煞儂。

一舸瞿唐日易西。峽門鹽甲與天齊。千秋杜甫吟能健。白帝城高接瀼溪。

漢主征吳此路廻。連營一蹶使人哀。二分不續高光業。八陣遙當瀨灘堆。

雲安縣前江水春。桓侯廟裏早梅新。盈盈石上浣衣女。何處凌波無洛神。

燕龕峽轉漸安流。南浦人煙出萬州。風便南賓三日到。翠屏山向白公樓。

南賓今忠州翠屏山有陸宣公墓隔江即香山樓

平都古寺風泠泠。今鄂都山木入天揚翠旂。仙人一去鹿無跡。日斜山鬼下空庭。

黃草峽晴魚翠飛。漁人支網石梁歸。山花紅入半江水。溪女采花歌翠微。

水折山紆一道青。春來已峽滿啼鶯。王維此地曾經泊。際曉吟花憶上京。

巴山行近子規啼。巴水三廻折向西。巴曼墓隨荒草合。李嚴城枕石峰低。

浮圖大勢壯江州。二水朝天抱郭流。報賽無人尋禹廟。亂煙籠樹滿夷樓。

天晴三日出渝關。千里龍泉始見山。日與稻田高下轉。人疑桑野有無間。

周孝懷觀樂勸蠶桑之業期五年後歲增千萬已上

行盡青山見錦城。菊花天下氣雨初晴。馬頭樹色殊秦棧。大野青浮一掌平。

一擔行囊半擔書。爭看太學到城都。知公公事崔丞樣。首問青城次桂湖。

九天開出一城都。華屋笙簫溢四隅。半壁由來天府重。獨憐劉禪是人奴。

張儀城接文翁室。逸少馳心廣異聞。不到成都爭識得。當鑪人有卓文君。少城花木稱公園。冬日紅梅夏日蓮。莫向武擔尋石鏡。摩訶池水亦桑田。

自古成都四大寺。北門昭覺樹參天。老僧會得涪翁語。花氣薰人欲破禪。

寺僧取妻生子更主娣姪以從事發到官自稱無後為大也

角巾間訪二仙庵。斐冕交情問古樞。不為遨頭向花市。古來名士愛城南。

城南水竹最清暉。處處叢祠白鷺飛。前歲梅花三度宿。今人心澹不能歸。

青羊一帶野人家。稚女茅檐學煮茶。籠竹綠於諸葛廟。海棠紅絕放翁花。

春水香流萬里橋。枇杷門巷倚橋高。井泉豔過花箋色。便恐桃花是薛濤。

周子能官愛草堂。臘中壁題贊公房。兩年不見頭增白。每對梅花憶故鄉。

萬事由天守一汪。春來花鳥覓郵沽。閒行泥飲遭田父。為道耕田識字夫。

老愛耕田訪桂湖。升庵遺跡重新都。桂香濃到中秋夜。歷歷湖邊坐酒徒。

便道尋秋灌口涼。淘沙作堰歲功長。伏龍觀裏江聲發。玉壘天晴一望鄉。

天師古洞豔山名。第一江源了上清。仙迹試尋銀杏古。白雲紅葉畫青城。

錦城東下路蕭然。九眼橋南綠接天。兩岸漸多黃竹子。女兒耕得華陽田。

江口彭山百里程。鷺鷥飛處問灘名。水天一色玻璃碧。風蕩漁磯作玉聲。

眉州紗縠拜蘇祠。紅映荷花看打碑。雙一雨中巖山盡活。綠波浮動一墓頤。

平羌風草媚于蘭。綠淨無人守釣竿。一邏龍泓山似玉。玉人臨鏡掃眉看。

漁歌裊裊荔枝樓。漢代韃為定此州。人愛陸家官味好。江心一點畫烏尤。

太夷甚稱放翁嘉州詩

烏尤山是古離堆。沫水沙明一鏡開。竹外三峨九秋色。勸君莫掉酒船迴。
船頭掠水亂鷹飛。古佛凌雲坐翠微。人說海師遺蛻在。樹頭依約一僧歸。

像高三十六丈

高望山前宿雨收。夕陽如畫滿城頭。雁聲搖曳江天遠。人在西南第一樓。

石湖語

斑竹灣頭客散遲。小船炊火集漁師。西行是入峨眉路。一角籬花露酒旗。

觀音一石水爭波。此地銅河入雅河。石外豁然平野綠。桃花源裏得春多。

傍竹人家盡種蔬。石邊蠻洞是秦餘。蕭然一壩鄉風異。兒自耕山女讀書。

五里沙原盡虎頭。水鄉一族占林邱。棗材桑墅看逾好。風物依依似鄧州。

青衣渡口飯蕪稽。竹繞行人百鳥啼。何處藐姑臨水立。仙山青出玉城西。

符文一水似江鄉。麥草青青菜子黃。老忤陳登求下策。峨眉山下問山莊。

南安四徽近鳥鸞。地勢東來半土山。兩日行程香未到。山城過雨百花閒。

余家榮縣水田西。春至秧痕一剪齊。故老若詢游宦味。祇應留舌示山妻。

山妻一歲隔幽明。少婦嬌兒白髮兄。君黨到門應憶我。孤雲落日話京城。

古洞青陽九夏幽。昔年攜史洞中游。故人若聽重陽雨。野寺丹黃樹葉秋。

秋雨重陽最憶君。兩家風土各知聞。何堪八載長安住。水驛山程夢子雲。

交君始突卯

故人王相臨邊久。莫為浮雲歎此身。坐與岷峨為地主。當年揚馬是州民。

雪山西望苦邊籌。落日何人不旅愁。臨別慰君還一笑。詩人謫官比黃州。

激唐語

萬山一一來時路。盡譜鄉心上竹枝。從古詩人多入蜀。花潭杜老望君時。

徵稿啓事

本刊出版已及五年兢兢以提倡學術保存文獻

爲主旨深荷 愛讀諸君維護同人才力有限蒐

采未周尙祈時以性質相同之文稿見惠俾資共

賞當奉薄酬用答雅意敬希

照鑒

惠稿請寄：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編輯課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出版

中和月刊

第五卷 第九期
每冊定價二元五角

編輯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電話代表 二二三〇一三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電話代表 二二三〇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 種類 | 全 | | 半 | | 四分之一 | |
|--------|------|------|------|-----|------|-----|
| | 甲 | 乙 | 丙 | 甲 | 乙 | 丙 |
| 詳章函索即寄 | 二〇〇元 | 一五〇元 | 一〇〇元 | 八〇元 | 六〇元 | 四〇元 |
| | | | | | | 三〇元 |

